



電影文學劇本·M·巴拔娃著·于敏譯



И. П. ПАВЛОВ

電影文學劇本

巴甫洛夫

И. П. ПАВЛОВ

M. 巴拔娃著

于敏譯



3 0612 7735 0

東北新華書店印行

---

992.76

325-2

---

3

## 目 錄

巴甫洛夫(劇本) ..... 1—149

附：

介紹巴甫洛夫一生 ..... 150—164

(I·P·巴甫洛夫)

弗羅洛夫教授作

104155

# 巴甫洛夫

M·巴拔娃

(電影文學劇本)

列寧格勒……冰冷的早晨。冷落的涅夫斯基大街還沒有行人。雪正落着。

一輛清除電車道的電櫃駛過去。

捲筒機的勻稱的隆隆聲……一張新的報紙拋上了承接板。

## 列寧格勒真理報

一九三六年二月廿六日

電話機旁的編輯，向耳機喊叫着，壓過了機器的轟鳴：  
『是呀！我正截住第二版……在等着巴甫洛夫的病況公報……』

頭上灰髮梳成舊式高裝的一位婦人站在窗前。下邊，在街上，旋風颳着。汽車開到前門。從上邊的窗子望下去，它們像甲蟲一樣。

一個大房間，牆上懸掛着俄國畫家畫的油畫。這是巴甫洛夫的餐室。

符拉地米爾·伊凡洛維奇——巴甫洛夫的兒子——坐在圈手椅子上。一羣担心的學生和同業。窗前站的灰髮婦人是



巴甫洛夫的妻子賽拉菲瑪·瓦西里耶夫娜。

鐘形玻璃罩着的古鐘打了點。銅鐘的叮噠聲像針一樣穿透白色高門前的寂靜，這門裏邊就躺着巴甫洛夫。

我們看到巴甫洛夫，很像十年以前他的畫像和照片——鬍鬚，擰結的灰色眉毛，深陷的、懇摯而犀利的眼睛。眼風中有一種幽默的神色。巴甫洛夫好像陶然於圍着床邊的著名醫生的會診，陶然於他自己的無可奈何。偉大的生物學家坐在床上，醫生們圍立床邊。一位醫生在恭謹的敲診巴甫洛夫的背部。賽蒙諾夫站在稍遠一點的地方。

巴甫洛夫的頭抬得比診察他的醫生的頭還高。

巴甫洛夫：我們必須擴大夏天的獸欄。冬天的獸欄也擠滿了。牠們都像那樣關着的時候，誰能進行觀察呢？

賽蒙諾夫：很好，伊凡·彼得洛維奇。

巴甫洛夫：我的講演是什麼時候？

醫生們的頭離開巴甫洛夫。

賽蒙諾夫：後天。

巴甫洛夫：我想要作罷了吧，嗯？（瞧瞧醫生們）

醫生們惶恐的互相望望——確實是後天！

『伊凡·彼得洛維奇，請給我們一個診察你的機會吧！』  
一個醫生請求說。

巴甫洛夫，緊閉了嘴唇，讓醫生診察了一會，於是又說：

『對啦，把郝克的那本書送給我吧。那個傢伙提出反對意見，可是屁也不懂。英國式的愚蠢！你爲什麼摸我的肝臟。不過是平常受涼罷了。好吧，先生們，行啦！』

巴甫洛夫拉上被蓋，似乎是結束診察的神氣，又躺到枕頭上去。病態的垂死的影子僅在這時浮上他的面容。

醫生們在窗前低聲商談着。

外邊來了更多的汽車。前門那裏有一羣人。

巴甫洛夫閉目躺着。他握起手，拳頭打在床上，好像同疾病在搏鬥。

巴甫洛夫的孫女密洛契卡，跑到人們等着聽取醫生們的商談結果的房間來了。她顯然是剛剛散步回來。手裏拿着小毛皮外衣和暖手套的嫗姆在追趕她。密洛契卡躲開嫗姆，跑過接待室。小靴子的撲通聲在室內的緊張寂靜中空空的響着。她的父親從椅子上跳起，去阻止她，但密洛契卡已經甩開了房門。一種生命歡躍的樂調和她的小身子一起闖入了病室。管弦樂昂揚着長音調的凱旋歌。

巴甫洛夫以光輝的面容回答這位生命的前驅者。他坐起來，向密洛契卡伸出了手臂。他用心煩的姿勢叫兒子走開。

巴甫洛夫：散步了麼？

密洛契卡：嗯。

巴甫洛夫（用枯老的大手抓住她的小手）：不冷嗎，小麻雀？

密洛契卡：一點也不冷。（瞅瞅窗前那一羣醫生）我們院子裏有一座冰山，是那樣高啊！

房門終於開了，醫生們走出來就被包圍了。

光剩下巴甫洛夫和密洛契卡。

巴甫洛夫（默笑的）：喂，密洛契卡，我相信我們自己可以呆一會啦！

但密洛契卡給一種稀罕新鮮玩意兒迷惑住了。她拿出椅子上匣子裏的玻璃杯，一行行擺在桌子上。巴甫洛夫微笑的盯着她的活動。他的視線逍遊在藥桌上，停在床對面的一張油畫上，它是一幅雷非頓風景畫。廣漠的河景——這是奧卡河，或是伏爾加河。傍晚。遼闊的空間。音樂中聽出俄國古歌的音調。它蕩漾在病者的床上，蕩漾在盛藥的小桌上，和那放着玻璃杯匣子的椅子上。樂聲昂揚，充溢着房間，接着就聽到……

……奧卡河上的碼頭工人唱歌。穿了學生短制服的青年巴甫洛夫和他的哥哥在奧卡河畔散步。黃昏。夕陽染紅了的

浮雲。遠地風車的輪廓襯在天上。河上處處浮騰的霧氣，像捲雲一樣。歌聲。

回到床邊。巴甫洛夫沉入深思。

『我是到那兒去了呢？』他低聲自語說。

里亞山的周圍。巴甫洛夫和德米特里沿路邊木道走着。

兩個穿了羊毛布的老人——雖然這是夏天——靠草舍的牆坐着，扶着拐杖。他們盯着走過去的身影。

老人甲：那些學生是誰？

老人乙：他們是彼得神父的兒子。三個兒子，可是沒有一個承繼衣鉢的。

教堂敲起晚禱的鐘聲。老人摘下帽子，劃十字。

巴甫洛夫和德米特里向前走着……一個沒戴帽子的婦女在石子路上追趕一隻受驚而咯咯叫的母雞。乳房豐滿的女子們在門外嗑葵花子。帶門廊的小木板房——一種屋前花園的沉寂。晚禱的鐘聲。單調的淒涼囁嚅聲落到這悠然的地方，像春季沉沉的雨滴。

巴甫洛夫：多麼倦人的地方啊！德米特里，你夢到過你向某處急奔，兩腿拚命跑，但還是站在原地麼？這簡直是可怕。

德米特里（微笑的）：我祇知道吃了聖母餅以後纔這樣。

巴甫洛夫：這對於我倒是一種醒着的夢呢！我覺得似乎要向那裏急奔，急得要命，但不知到底是那裏。你知道，我們祇生存一次。我們必須過真實的生活，人的生活。

他們面前顯出堅固的石頭房子。房前有一塊閃光的招牌，『台利金父子商號』。

兩弟兄停在房前。

巴甫洛夫：等等我，我一會就出來。

他推門。一陣暴烈的犬吠。一個僕人牽一匹大狗，這狗緊掙帶子，想去咬巴甫洛夫。遠處，可以看到園丁在蘋果樹叢中工作。

巴甫洛夫走過很大的蘋果園。這種秋天的富饒，這種肥沃的力量和生命的燦爛，看起來是這樣美麗，巴甫洛夫驚奇而愉快的站下了。

老花匠手裏拿着剪子走向前來，顯然地他對於巴甫洛夫的歎賞是高興的。

台利金的臥室裏空氣滯塞。淒涼的晚禱鐘聲也傳到這兒來了。一張大橡木床。很多枕頭和羽毛墊子。上面有一個憔悴的小老頭。他氣息喘喘。一個寬肩肥胖的老婦人站在他前面，畫着十字。

『阿希普·塞米若尼奇，你應當領聖餐了。彼得神父在這等着呢！』

台利金：（煩燥的）不要緊，他能等的。叫他兒子先進來。

他不過是個聖彼得堡的醫生。

老婦人：你頭腦裏還有世上的幻想啊！

台利金：閉嘴吧，你這老傻子！

巴甫洛夫被這位老婦人引着走過擺滿箱子的狹窄外間。彼得神父在這兒坐在凳子上。

巴甫洛夫：父親麼？

彼得神父（粗聲粗氣的）：對啦——還能是別人嗎？去吧！

他要先見你。死已經當面盯住他了，他還在想世上的玩意呢！去吧。

巴甫洛夫走進台利金的臥室，後邊跟着一個窄胸的高個子。後者吻吻台利金的手。

『你覺得好一點麼，父親？』

台利金：不怕，我死不了——就是要討厭你們大家。他能把我治好，你看着好啦，走開吧！（剩下巴甫洛夫和台利金他們倆）

台利金：我喘不過氣來。除了我，個個人氣都够用。（咬

牙)我記得，你和神學生一起來過，唱着聖誕節讚美詩。

巴甫洛夫：是的，我記得。你有美味的肉饅頭。

台利金：你喜歡肉饅頭，嗯？喂，現在你來謝謝我吧！

巴甫洛夫診察病人，聽聽心臟，搖頭。

台利金：那麼我要死麼？瑪——啊——爾法！

老婦人站在門口。

台利金：因為他誠實給他一百盧布。我的醫生們騙了我成千的盧布，這些混蛋！還答應救我呢！叫彼得神父來！

瑪爾法：他在這兒等着啦！

巴甫洛夫把聽診器放在衣袋裏。

台利金：先別走。你就告訴我——接着會怎樣呢，嗯？

他坐在床上，抓住巴甫洛夫的手，用希望和恐懼的眼神盯着他。

這時彼得神父站在門口了。

台利金：你不信上帝吧，我看？你信什麼呢？（一種希望的影子又飛過他的面孔。也許這個聖彼得堡醫生的信仰可以挽救一個商人的死亡吧？）

巴甫洛夫（微笑的）：我相信人，相信人類的理性！

台利金（茫然的）：相信人？（噴鼻）人是豬！你如果不吃他，他就要吃你。世道就是這樣。我把我的弟兄搞垮

了，把他家裏的人趕到街上。不，我不能沒有上帝。我不能沒有上帝！

『在聖父聖子聖靈的名下』，聽到了彼得神父的莊嚴祈禱。他慢慢地走進房間，把聖餅盒放在桌上，掃落了藥瓶子。把袈裟放在商人的頭上。向兒子示意要他走開。

巴甫洛夫退到俯臨花園和蘋果樹的窗前。他站下，滿好奇的望着這個景像。他是不能走開的。

『我寬恕你』，彼得神父莊嚴的說。

合利金（從袈裟下）：你那兒子不信仰上帝。彼得神父，這是誰的過錯？

（突然向站在窗下的巴甫洛夫喊道）：你怎麼知道我會活還是會死？你是上帝還，是什麼？要不是，你最好閉嘴吧！我們都是上帝的奴僕，我們都是……

（他抓起彼得神父的手。吻它。抬頭看看窗外。）今年蘋果豐收啦！（喘息）誰需要呢？

彼得神父（生氣的）：別說褻神的話，我要拒絕你領聖餐。

合利金：那麼我要死啦……太陽却還是發光！……葉園還是存在？（窒息）爲什麼？也許爲你麼？誰呢？

巴甫洛夫（鎮靜的）：你心多麼毒啊，合利金先生。是的，葉園會存在的……

合利金：它們不能存在，去你的吧！不，不能存在。不能存

在，我告訴你！瑪——啊——爾法！

（老婦人又在門口出現）

台利金：菓園，菓園……砍掉它！

（老婦人的臉上顯出恐怖）

彼得神父：阿希普，清醒一下吧，人啊！

台利金：你聽見我的話沒有？馬上叫僕人們去！

彼得神父：去吧，伊凡，去吧！（走到兒子跟前，往門那兒推他）看你把他惹的吧……

台利金拿出最後一點力氣，扶着傢具，蹣跚走到窗前。

彼得神父驚惶的站在門旁。

巴甫洛夫走過花園。站下。

僕人們的驚慌的臉。手裏握着斧子。瑪爾法默默的在門檻上。園丁雙手掩着面，不願看到他一生勞作的毀滅。

遠處是台利金的衰枯的身影，喘息着，出現在窗前，喊道：

『想隨你們的便麼，你們這些豬！砍掉，我告訴你們！砍掉！』

台利金的特寫。惡毒的喜悅。斧子的丁丁的聲音。他突然搖搖幌幌，倒在一邊了。

園裏立刻發出了鬆快的噓聲。

園丁摸摸樹上的深口。老人臉上滾下淚珠。

巴甫洛夫動心的站在那兒。晚禱的鐘聲仍然憂鬱而平勻的響着。

突然響起狂歡的舞曲。

德米特里在唱密索爾斯基的『神學生』。

Panis, piscis, crinis, fisis,

Ignis, lapis, pulvis, cinis……

德米特里奏着吉他。擺着食品的桌子。伊凡在稍遠的一邊。

德米特里：那老商人是個怪物。不過你應該收起那一百盧布。你真是應該吶！

德米特里用叉子挑起一個醃蘑菇，嚐一嚐。

他的母親微笑的走來，看着他。

母親：我想在你們的彼得堡那要好一點吧？

德米特里：不，母親。那裏沒有蘑菇，也沒有草地。（向伊凡擠眼）只有跳來跳去的女學生，他們都抽煙，都自己過活。

母親：我不信這會允許的！

小門響了。母親去開門。彼得神父進來，把她輕輕推到一旁，一直走向他的房間。把自己鎖到裏邊。

母親：你們爭吵了麼？

巴甫洛夫：還沒有。

彼得神父把自己鎖起來的房間裏面撲通一聲。有什麼重東西落到地板上，於是又一聲。

母親：上帝慈悲吧！

伊凡決心的大步走到門前。敲門。父親終於開了門。他的眼神變樣，頭髮散亂。落到地板上的書籍。

父親：你要什麼？

母親：來吃晚飯吧，我們等着你啊！

父親：你們吃吧，不用等我。

他想要關門，但伊凡已經進來。他的父親走到書架前，把書籍一本本的丟到地板上。

伯林斯基……

卑爾尼雪夫斯基……

畢薩列夫……

伊凡冷然的彎腰，把掉下來的書拾起來。打開一本。畫了綫的一段：『人類有一種邪惡，就是愚昧。對於這種醜惡

只有一種治法——科學。』

巴甫洛夫（咬着牙）：不是你畫的錢麼，父親？這是你的筆跡啊！

彼得神父：我的筆跡。我的罪過！（捶胸）我想要結合科學和宗教。這裏就是結果！（用指頭戳一下伊凡）母親啊，他以為他自己是一切人的裁判者，比上帝還高吶！我要的話，我那時能把你留在神學院裏。不許你離開。

他抓住伊凡的制服，搖搖他。

『人！人！那個商人失掉了信仰——結果呢？——他命令砍掉蘋果樹。這件事你要想想。人人砍掉墓園。人們的園子要窮了！他怎樣生活，你的這個人？法律在那裏？喏，你想吧？』

他搖着一本從書架上抓來的書。

又把它推給母親。

『燒了它，母親，燒了它。這裏邊有很大的毒素！』

母親完全失措，站在那兒用圍裙抹眼淚。彼得神父跑過她的身邊，跑進爐火正熾的廚房。伊凡生氣的跟着。

母親（恐懼的）：清醒一下吧，你們兩個！

伊凡面向父親。眼睛燃燒着怒火。嘴唇發白。兩手緊

握，垂在兩邊。

他們就這樣面對面的站着——兩個都是健壯，都是暴怒，彼此是這樣相像。伊凡勝利了。彼得神父瞧瞧兒子的發火的眼睛，一言不發的把書還給了他。他坐在箱子上，沉重的呼吸着。他默默無言。爐火在燒着。

母親來了。

巴甫洛夫把書裏面纏折了的扉頁平整一下。這本書是：『I·M·賽青諾夫。腦之反射。』

彼得神父：你飛得太高啦，伊凡……彼得堡把你的頭腦改變啦……念書念得天不怕地不怕啦……

巴甫洛夫（咬着牙）：但是你自己要拒絕他的聖餐呢！

彼得神父：但我是長老……你算什麼？你有什麼裁判人的權力？當心你不要身敗名裂吧！

巴甫洛夫（鎮靜的）：我不會身敗名裂的，父親。

父親看着伊凡，好像是第一次見到他一樣。

『那麼你已經長成這樣的人啦！』他溫和的說。聲音中突然有一種稱許的調子。

這兒是聖彼得堡。八十年代的涅伏斯基大街。時間雖晚，街上還是充滿活躍的人羣……這是除夕，從酒店的高聲報告中可以證實。

市議會上風雲飛掠的鐘敲了十一點。叮噠聲壓過了新

年人羣的喧鬧。

一間窄狹的學生住室。擺着夾肉面包、零食和酒瓶的桌子。德米特里坐在桌邊的圈椅裏。手裏拿着吉他。

單調沉悶的鐘聲叮嚀，

大路上的灰塵輕輕飛揚……

德米特里用平板的次中音唱着，眼眉揚起，手指很少觸動琴弦。門旁的幔下看到婦女的衣裳。

女主人：兩條粗辮盤在頭上的西瑪（賽拉非瑪的愛稱）和鹵莽捲髮的克忒尼亞。此外，用書堆墊着腿不穩當的小破沙發上，坐着紅腮活躍的胖子彼得里舍夫和一個帶眼鏡穿俄國襯衫的瘦學生。由窗戶可以看到瓦斯燈光下，紛紛的大雪。德米特里唱完了歌。最後的弦音消逝了。

彼得里舍夫：妙極啦！我沒想到化學家也有靈魂呢！

德米特里（微笑的）：他們顯然是有的。雖然伊凡懷疑這樣一種器官的存在。

彼得里舍夫：但為什麼說器官呢？

學生：那麼，是什麼？我願意知道。

彼得里舍夫：喂，不過是一個平常的概念罷了。

學生（跳起來揮着胳膊）：我以為我們沒有權力接受平常東西，我們應當……

彼得里舍夫：好啦，好啦，我們不要，我讓步啦……

克忒尼亞（詢問的）：我們不爭辯行不行，先生們，至少是在除夕不爭辯行不行？我聽够了呢，真的！

彼得里舍夫：金言啊！（看看錶）已經十一點了。那倒斃的醫生在那呢？

德米特里：伊凡一會就來。他在實驗室裏。

彼得里舍夫：又是在實驗室？我猜不透他在幹什麼。他大學畢業，得了金獎章，但是他還不够。他念完醫藥外科學院，也是不够！現在他又把自己埋在波特金病院裏。喂，親愛的先生們，要是一個人樣樣都去插手，他會知道生命是够長的。真的！生命是極妙的玩意，就是說要享受！

德米特里（嘲諷的）：你願意在政府住宅中享有一所供給木柴的免費宿舍麼？

彼得里舍夫（興高采烈的）：我願意。憑上帝，我願意！這有什麼不好？你願意往爐子裏填多少木柴就填多少——你一文錢也不用破費！

他說的是這麼誠心誠意，以致引起一陣笑聲。單是西瑪沒有笑。她皺起眉頭，把桌布的穗子編成小辮。

西瑪（向彼得里舍夫）：我想你簡直不喜歡伊凡·彼得洛維奇。

彼得里舍夫：我？

克忒尼亞：我也不了解。一年的今天，人怎麼能坐在實驗室

裏呢？而且是在醫院裏罷！

彼得里舍夫：我不喜歡伊凡？很好。我提議我們到實驗室找他。要是穆罕默德不到山那兒，山就到穆罕默德那兒吧！（驚訝的一剎兒，跟着發出一陣哄笑。）

德米特里：去就去唄！

克忒尼亞：好主意！

西瑪：大概不方便吧！

克忒尼亞：沒有的事，我們走！

笑着的一羣在取他們的大衣。彼得里舍夫把酒瓶塞到衣袋裏。

夜。醫院裏寂靜積雪的庭院。遠處是醫院的建築。

兩個男子扶着一個啜泣的婦女。顯然是父與子。他們走向半地下室，其上有一塊牌子：

診療醫院生理學實驗室

一個兩鬢斑白，穿短大衣戴白帽子的人向前走來。婦人（嗚咽的）：告訴我，親愛的人，這是太平間麼？  
波特金：不，太平間在那邊。

他們走去。聽到婦人的啜泣，和安慰她的聲音：  
『有什麼辦法，媽？上帝給了上帝又收回了。』

波特金盯着他們。波特金的憂傷的臉。

實驗室。巴甫洛夫在桌邊，記筆記。侍者尼柯丁把一盤食物推到他面前。巴甫洛夫機械的吃着。含笑說：

『你的職務真的是餵狗啊！』

尼柯丁（帶一種憂鬱的嚴肅神氣）：狗至少還會叫呢！要是我不給你吃，你就三天沒有吃的啦！

尼柯丁年輕的胖圓臉上顯出不屈的尊嚴。

波特金低頭走下實驗室的地下室。巴甫洛夫迅速的起來迎着他。

『終於。我得到了好消息，賽爾蓋·彼得洛維奇。這樣一種實驗……』

波特金（厭倦的）：實驗……好，聽聽吧！

他坐在桌旁，兩手支着垂下的頭。巴甫洛夫困惑的站在他身旁。

波特金：原諒我吧，伊凡·彼得洛維奇，我今天神經受了刺激。我的一個病人死了。在一年前除夕死了。

巴甫洛夫：但是你已經救活了成百成千的生命。

波特金：我已經救活了成百的，不錯，但不是這一個……上帝給的上帝又取去啦……不，不是上帝。是我，波特金。沒有醫生敢於使自已習慣這個。俄國最好的醫生？

他什麼也不懂，你的這個波特金！我對你說的就是對我自己說的。

稍停。波特金從桌旁站起，在室內走着。半地下室的小窗凝結了白霜。掛在房中間的燈投下寬闊的光圈。……胸厚體壯的巴甫洛夫默默的站在桌旁，看着波特金神經質的在室內走來走去。他身後是曲頸瓶和實驗管——一個臨時實驗室的毫不精緻的設備。看到實驗用狗的鼻嘴從柵欄裏伸出來。波特金最後停住了步。他出神的站着，自己黯然的微笑。

波特金：不錯，波特金藥滴——這是我要留下的一切啦！我不是說名譽。誰管這個呢？我們是實驗醫生，你知道。我們看結果——但是原因怎樣呢？每個人都竭力摸索它。你來想想，我們關於人類的機體知道的多麼少呀。……現在你在這兒，在這實驗室裏，發現了心臟裏邊兩條新的神經。從沒有人想到它們的存在。（較為愉快的）是的，是的。你是在正確的道路上。你堅持這條道路。『神經學』是生理學的康莊大道。（深思的）但到了你離開這裏的時候啦！……

巴甫洛夫（看看錶）：不，不，沒有什麼。

波特金（微笑的）：我意思不是這個。這個地方對你太拘束啦！你怎麼應該在這裏訓練醫生呢？我願意你留下……我非常需要你……但是我不敢留下你。……

巴甫洛夫：我在這裏在你的醫院裏學習了很多。我重視同你在一起的每一分鐘。

波特金：好吧！但是祇要你自己覺得到了時候，你自己開口好啦！離開你是苦惱的，但我將送你走……向你搖着我的帽子……（看看鐘）哎呀！已經是新年啦……我還鄙鄙囂囂把你留在這兒呢……你有一點酒麼？

來找巴甫洛夫的夥伴們在雪堆中向前走着。臉貼在實驗室的小窗上。聽到克忒尼亞用懊惱的聲音叫道：

『我喜歡！看他們在喝酒！』

波特金舉起一杯攪水的燒酒：

『祝你和你的成功。顯然你會走遠的。但是記住，人們期望於你的很多。我將是其中的第一個！』

『怎麼樣，女士們和先生們？我說……』尼柯丁想攔住無禮的闖進來的這一夥。

年輕的人們制勝了尼柯丁，擁進了實驗室。

稍停。突然齊聲高喊：

『快樂的新年！』

許多狗以狂暴的吠聲相應和。

德米特里：我請你原諒，教授。

波特金：沒有什麼……青年人有一個任情放縱時期的……我

祝你們幸福，女士們和先生們！

巴甫洛夫：你不走吧，賽爾蓋·彼得洛維奇？

波特金：謝謝。還要去夜間巡視呢——這是我的習慣，你曉得的……特別是今天。

醫院的寂靜積雪的庭院。高而直的波特金，大步走向遠處隱隱的建築。雪落着……

厚重的白雪掛在『夏園』的樹上。天亮了。

巴甫洛夫和西瑪走過一條有樹的鋪雪的道路。巴甫洛夫像平常一樣邁着長而快的大步。西瑪吃力的跟上他。

西瑪：那麼這就是新年的第一天啦！

巴甫洛夫：西瑪，年年互相祝賀新的幸福的這種習俗，不是可笑的麼？難道有舊的幸福這種東西麼？你的幸福的觀念是什麼？

巴甫洛夫突然停下了。

西瑪（淡淡的微笑着）：我一下子說不上來呢，伊凡·彼得洛維奇。

巴甫洛夫：我的幸福的觀念是了解而且能做。

他加快腳步，好像要和他的奔馳的思想合拍一樣。

『我有時大而無當，有時不知站在那裏……我必須訓練我的頭腦在一定範圍內來思想，必須像鍛鍊肌肉一樣鍛鍊我的意志。你喜歡運動麼？』

道路的暗影中有一對男女在那裏親吻。巴甫洛夫和西瑪很快走過去。工人俏皮的說：

『嘻，那裏失了火麼？和女娃子出來是這個樣子的麼？』

巴甫洛夫不由自主的向前走了幾步以後，站下來，窘迫的微笑着。

『對不起，原諒我吧。我實在走的太快了。這樣會幫助我思想。但是你……我看你總是跟上我了。把你的手給我！』

他向她伸出一隻男子的大手。西瑪有點驚奇和不安的看看他，但是柔順的把手給了他。一件頂意外的事發生了。巴甫洛夫以醫生的職業姿勢拿了她的手，用拇指壓着試驗她的脈搏。

一陣風吹動了西瑪的頭髮。

巴甫洛夫：沒有不正常的跳動。我們走的相當快呢！很好的脈搏。你有很好的心臟。

西瑪傷心的臉。這時巴甫洛夫突然又說：

『你知道麼，我不能愛一個心臟不好的女人。』

驚惶、喜悅和類似感亂的顏色染上西瑪的面容。她突然笑着說：

『伊凡·彼得洛維奇，你這個親愛的人……哎，你在說變關的話呀。』

巴甫洛夫（慚愧的）：可能的……不過，真的，我不是那個意思。我們向這邊走吧，我想。

西瑪：不，向那邊走。

現在和西瑪在路上緩步走着的是一個馴服而眩暈的巴甫洛夫。從旁偷眼瞧瞧巴甫洛夫——他憂鬱失神的走着，用突然的變關話在呢詛自己——西瑪溫柔的挽起他的手臂。

工人和他的女郎對面走來。他們的臉上也喜悅生輝。

花園的樹悉索着。

巴甫洛夫的住宅。多年以後。

外面颯風。雨點從玻璃窗上滴下。傍晚。一盞高脚的老式磁燈照亮桌子，桌上擺開兩套食具。

賽拉非瑪·瓦西里耶夫娜，稍微老了一些，坐在圈椅裏，肩上有披肩。像大多數的彼得堡住宅一樣，秋天這裏是冷清清的。賽拉非瑪·瓦西里耶夫娜沉思着什麼，披着肩巾發抖了。她走到小桌前。打開一本照片簿。微笑着。

這兒是結婚前的巴甫洛夫。

這兒是他在波特金實驗室。

瓦西里耶夫娜和巴甫洛夫，背景是一座德國的城鎮。

『媽媽！』聽到隔壁房裏小孩的喊聲。

瓦西里耶夫娜：你還沒有睡麼，瓦洛底亞？

瓦洛底亞的聲音：沒有。我不能等等爹爹麼？

瓦西里耶夫娜：不，瓦洛底亞乖乖，你一定要睡。爹爹在學院裏呢！

瓦洛底亞的聲音：和狗在一起麼？我不怕狗，媽。

鈴聲。瓦西里耶夫娜高興的跑到門前。瓦洛底亞穿着睡衣從嬰兒室奔出來。

茲凡采夫走進來。他年紀輕輕，突出的大前額，柔和而頗有女人氣的嘴。他的雨衣上有雨滴。他甩甩帽子。

瓦西里耶夫娜（驚奇的）：格列勃·米海洛維奇？出了什麼事麼？

茲凡采夫：沒有，沒有。伊凡·彼特洛維奇叫我告訴你他會晚一會。我們是在實驗，但沒有成功。

瓦西里耶夫娜：一般說來，那是可能的麼？告訴我，格列勃·米海洛維奇，坦白的告訴我吧！

茲凡采夫（呆笨的微笑）：喂，你會以為是不可能的。但我

相信他。（茲凡采夫戴上帽子。）

瓦西里耶夫娜：你不去吧，一定的？下雨呢！

茲凡采夫：不，不。伊凡·彼得洛維奇要生氣了，我在協助他，你曉得的。

瓦西里耶夫娜關門，回到室內，冷得發抖。外邊的風還在颯，雨點浙瀝的打着窗子。

風雨。霧氣。茲凡采夫走過大門，門上有一塊牌子。

### 實驗醫藥學院

看門人頂門擋風，盯着他。看門人的屋裏坐着一個織毛襪的婦人。

婦人：他從那兒來的？

看門人：巴甫洛夫的人。

婦人：爲什麼他用人比別人多呢，那個巴甫洛夫？各人都回家了，就是他還在那裏割那些狗。他糟踐了那麼多——簡直是可怕。老是弄那些鬼把戲。

解剖室。巴甫洛夫和兩個助手查伯林和茲凡采夫——在桌邊。巴甫洛夫正在解剖。

『小刀！』他命令說。查伯林遞給他。

『鑷子！』

查伯林不動。巴甫洛夫抬頭看看。

『喂？』

查伯林：沒有脈搏了，伊凡·彼得洛維奇。

茲凡采夫（擦擦眉上流下的汗）：我們解剖了快到四個鐘頭啦！（他走到窗前，用因疲勞而顫慄的手拿出一支香煙。）

巴甫洛夫：如果需要的話，我們就解剖廿四小時。準備另一條狗吧！

茲凡采夫：所有的狗都用光了。年金也用光了。你知道政府是多麼慷慨啊！

巴甫洛夫憤怒的扯下外套。

『哦！該死！』他說，摸索着帶子。他撕了帶子，丟下外套。

尼柯丁走進來。瞧瞧他們，於是搖搖頭，抓起桌子的推把。他推走了死狗。桌子的小輪子在解剖室的黯淡靜寂中軋軋的響着。

茲凡采夫和查伯林，站在兩個洗手架旁邊，在洗解剖後的手。

查伯林（停下聽聽）：多麼靜啊！從前，簡直脫不開那些好奇的來賓呢。

茲凡采夫：對啦，我相信我們變成笑柄啦！現在你就不能在研究院露面。解剖學家和外科醫生簡直當面笑你。

巴甫洛夫：（戴上帽子穿上大衣，站在門口）笑麼？沒關係，我們要給他們一個眼色看看，而且是怎樣的眼色。  
（他用手表示嘲笑的样子，在空中揮動着。）我一般的  
不勉強任何人在這裏！你們要走就走！喂，你們爲什麼  
不走？（他走向助手們，高聲說。）

巴甫洛夫家的餐室。桌旁是巴甫洛夫、瓦西里耶夫娜、  
瓦洛底亞（這時穿了學校制服）和一個小女孩。小女孩膝上  
圍了飯巾，在同飯搏鬥，拿羹匙竭力我自己的嘴。

巴甫洛夫：餵小孩對你是這樣困難麼？

瓦西里耶夫娜：你自己說過應該教小孩獨立。

上了第二盤菜。瓦西里耶夫娜分一份在巴甫洛夫的碟子  
裏。巴甫洛夫用刀子切切，隨即猛然推開碟子。

瓦西里耶夫娜：但是你什麼也沒有吃呢？

巴甫洛夫：我吃不下那東西。

瓦洛底亞（頭彎到碟子上）：我猜你不過是在狗身上鬧了更  
多麻煩罷了。這不是我們的錯呀！

巴甫洛夫轉過身來。眼看就要爆發。但他突然笑了。

『你說的對。我鬧麻煩啦！』

他站起來，走到兒子身旁，抱住他。

『他已經長成一個保護者啦，噫！』

巴甫洛夫（回到自己的地方）：你明白麼，西瑪——現在，  
我吃肉啦！

瓦西里耶夫娜：你剛說你不能吃它呢！

巴甫洛夫（吻吻她的手）：不要踢跌倒了的人吧！問題是：  
沒有人知道胃部如何消化這塊肉。你難道不曉得，這是一切的根本，但沒有人知道。現在，這次解剖會使我們了解消化的秘密。我們必須隔離胃部的一部份而一條神經也不切斷。

瓦西里耶夫娜：原諒我，伊凡，但你也許在探索不可能的事呢？全歐洲沒有一個人能辦到。連海登痕也辦不到。

巴甫洛夫：歐洲？海登痕？爲什麼拿那做界限呢？那麼我們會辦到。我們一定辦到……難到你不知道，這會是生命的實驗室。（憂思的）我的道路上總是有死亡。狗都活不出來。你以爲我不問自己有什麼權力做一個執刑者麼……但我並不是鬧着玩！（幾乎是喊叫了）我試圖壓下那種可怕的責難……我們一條狗也不剩了。而且化光了今年的年金。不過，我已經領到我的薪水了……

他從衣袋裏掏出一個錢包，遞給妻子。站起來在房子裏踱着。

停在窗前，像一個可憐的垂頭喪氣的人。

『我夢裏也在解剖。相同的桌子和狗！但我一定幹。我

一定！』

瓦西里耶夫娜：你知道……（把錢包送回他的衣袋裏）我這  
月掙節着省下了一點。我不要它也能行啦！

巴甫洛夫：真的麼？

瓦西里耶夫娜：當然是！

巴甫洛夫：親愛的！

擁抱他的妻子，隨即突然向外跑去。

瓦西里耶夫娜：你到那去呀？

從過道傳來巴甫洛夫的聲音：

『人家許下我一大批狗。我要快去！』

瓦西里耶夫娜：是的，任何事你都不能慢慢來的！

同一房間。傍晚。瓦西里耶夫娜在修補兒子的制服。廚  
子走進來，她是一個具有『拜贊廷』聖者面貌的老瘦處女。

『瓦西里耶夫娜，我要明天的錢。』

瓦西里耶夫娜急忙搜尋袋子，拿出幾個小錢。

『就這樣對付着吧，芬尼契卡。我明天能得到一些錢。』

廚子拿了錢，厭惡的閉上她的乾枯無血的嘴唇。

『哼，她稱自己做主婦呢！』她出去的時候鄙視着。

『多麼討厭的女人，』德米特里低聲說，在大廳裏脫下了大衣。他走進餐室，看見瓦西里耶夫娜從小盒裡取出一枚老式胸針。她聽到他的腳步聲，急忙關了盒蓋，把胸針握在手裏。

德米特里：來，給我吧。

他走上來，用力伸開她的手。把胸針投到小盒裏。

『你自己不覺害羞麼？』

他取出一些錢，放在桌上。

瓦西里耶夫娜坐在桌旁，眼淚流下面頰。

『我不能再從你那裏拿錢啦！我簡直不知道怎樣還你呢。』

德米特里：全是沒意思的話。伊凡要成爲偉大人物。我相信他。

你必須忍耐，西瑪。

瓦西里耶夫娜：我也相信，不過，是很困難呢！頂叫我難過的是我們住在這裡，住在你的宅子裏。你應該有你自己的家庭，而不是照顧我們。是時候了，你現在是教授啦……

德米特里：對啦，對啦。化學教授，普通的教授。普——通——的！

瓦西里耶夫娜：別說啦，德米特里！

德米特里：我說得沒有一點苦惱。真的，我祇是一個衛星。

門得列耶夫大行星的衛星。現在伊凡——他自己就是行星。你沒看出來麼？而你要和他一起運行到底。我爲這個要謝謝你。

他俯身在她的手上，吻一吻。

瓦西里耶夫娜：你總是來得是時候呢，德米特里。

再回到解剖室。巴甫洛夫在解剖。他的臉俯在桌上。太陽穴上跳起青筋。眉毛上有汗珠。

鐘打點了。是一架舊鐘。它的深沉的叮噠聲在這學院的外間裏空洞的響着。戴了帽子穿了大衣的瓦西里耶夫娜，坐在幽暗角落裏的一張沙發上。她對面是解剖室的門。結了霜的窗玻璃。人影在後面活動着。尼柯丁坐在近邊的一條凳上。他面前有一隻箱子，裏邊裝滿了俄羅斯老遊戲玩具『高洛特基』（譯註：一種積木遊戲）的簡單零件，這是巴甫洛夫的心愛玩具。尼柯丁正在用刀子削木塊。拿在手裏比量着。

瓦西里耶夫娜：他們還要很久麼，尼柯丁？

尼柯丁：他們解剖了足有四點鐘啦。也不是頭一遭呢！他們已經不計算時間啦！

看看瓦西里耶夫娜的心煩意亂的面色，他又說：

『你等着的時候看一點什麼書吧！』

他從鐘上拿了一本破書，遞給她。書皮上的名子是：『乞丐公爵夫人或正義的凱歌』。

瓦西里耶夫娜蒼白微笑的翻着書頁。

鐘擺徐緩的有節奏的來回悠蕩。沉重的銅墜子不停的漸向下落。鐘打點了。瓦西里耶夫娜安詳的坐在那兒，只有她那瞪大的眼睛和握緊的手透露了她的焦心。

最後，解剖室的門開了。巴甫洛夫慢慢的走出來，微微搖幌着。他的臉色顯出心疲力竭。他站下，靠在門框上。眼睛看不見什麼，一種遠望的神色。

瓦西里耶夫娜跳起來，悄悄的站着，陷於一種懸念的苦惱中。難道又失敗了麼？尼柯丁的陰暗的臉色。他默默的走進解剖室。

這時，巴甫洛夫臉上突然閃出微笑。

『他們還說做不到呢！』他舉拳高喊。他最後纔看到瓦西里耶夫娜站在面前。

『是你嗎，西瑪？他們還說做不到呢！』

他抱起西瑪，在走廊上跳起華爾茲來。

瓦西里耶夫娜：我羞於承認，凡尼亞，我常常爲狗祈禱呢！

巴甫洛夫（默笑的）：啊，那麼我們這裏也得到上帝的幫助

啦！

（尼柯丁在解剖室的門口出現，用車推着解剖過的狗出來。他後邊是茲凡采夫和查伯林，疲勞但是喜悅。）

巴甫洛夫（向尼柯丁）：現在，你當心看護他。我要看他跑着玩呢！

尼柯丁：我好像頭一年學科學啊！

巴甫洛夫（向茲凡采夫）：你還說做不到呢！怎麼樣，先生們！（看到了『高洛特基』箱子，他抓起一根木棍，揸着，瞞向想像的靶子。）

在學院院子裏的巴甫洛夫。鬚鬚在風中飄着的神采煥發的巴甫洛夫。

『擺出一個「蒸汽機」！』他命令。

茲凡采夫在遠處擺出了那個木形。

『外科醫生當面笑我們，噫！？』

巴甫洛夫用左手拋出的棍子飛過空中，掃去了那個木形。

巴甫洛夫：解剖學家不相信！？擺出一個『井』來！

（茲凡采夫擺出了第二個形象。）

巴甫洛夫（向左手吐點吐沫）：給他們一個眼色看看！

木棍又一次呼哨着掃去了木形。茲凡采夫跳到一邊躲開

飛來的木塊。

樂隊狂熱的在演奏，好像接續這場戲的氣氛一樣。樂器是高聲而愉快的。

在路上前進的大衣行列可是絕不愉快。人行道上的人羣靜靜的盯着他們走過去。

穿了軍裝的尼柯丁走過涅夫斯基大街。他立定，挺挺身子，向一位軍官致敬。垂在身旁的左手拿一個大包裹。

一輛馬車跑過去。一個牽了彎腿小狗的夫人走過去。一個佩帶聖喬治章的騎兵拄着拐棍瀾着走過去。

尼柯丁向前走着。又敬禮。樂隊的聲音逐漸聽不着了。看到步兵行列的尾巴。

街角的報童：

『滿洲開火了！』

『前綫的最新消息！』

行人憂愁沉思的面孔望着走過去的隊伍。報童啞啞的喊着。

尼柯丁走進實驗室。這裏看起來十分變樣了。架上有十幾條狗。牆上有圖樣和圖表。尼柯丁把包裹小心的放在靠門的椅子上。摘下帽子，擦擦眉毛。

兩個實驗助手坐在高堆着信封的小桌旁。

『我不懂伊凡·彼得洛維奇。』一個帶夾鼻眼鏡貌似頑

惱的瘦削的實驗助手說。『全歐洲全美洲都來信詢問，他却連看也不看！一切心思都用在唾腺上！不想別的，也不談別的。（降低聲音）叫我說，是着魔啦！』

向對方湊近一點，他噙噙的說：

『我懷疑他是否過勞了，安得列·斯台泮諾維奇？也許他應當休息一下吧，噯？』

尼柯丁愁悶的聽着談話。他想要用腳把包裹推到椅子下邊。

『那是什麼，尼柯丁？』聽到助手在問他。

尼柯丁：哦，伊凡·彼得洛維奇叫我帶給他的——一點東西……

尼柯丁爲他的購買的物品而窘迫，並且顯然不願提到它。

巴甫洛夫在他的私人辦公室裏。坐在書桌旁。臉俯在筆記本上，本上題名是：『唾腺。實驗的紀錄。』

巴甫洛夫的手翻着書頁。在邊上作註，有時畫一個大驚嘆號。翻到一頁。標題：『尼柯丁的腳步。實驗第十二號。』巴甫洛夫在這兒畫了三個驚嘆號。

沉思的低聲自語：

『飛高啦，伊凡·彼得洛維奇！你自己壓得太重啦……』

放棄麼？……同樣沒有足夠的事實……但一定會有的！』他把拳頭敲在桌上，似乎是給他的長久深思畫了一個句點。

查伯林走進來。

『這是怪事，伊凡·彼得洛維奇。狗吃的肉和看的肉對於唾液給了相同的化學景像。這兒是分析。』

巴甫洛夫：怎麼？這顯然是……我在想別的事呢！

想得出神了。他走到查伯林面前，突然問道：

『你喜歡蘑菇麼？我的意思是說，你採過蘑菇麼？』

查伯林冷不防，難住了。不錯，伊凡·彼得洛維奇顯然是過份緊張了。

巴甫洛夫解開他的鈕扣：

『有時你在樹林裏碰到一塊空地——你覺得那兒一定有蘑菇。別人走過去了，但你還是笨驢一樣在樅樹下爬着。你覺得這兒一定有。你終於找到了！』

興奮的茲凡采夫走進了，或者說闖進了辦公室。在門口就大叫：

『我找不出頭緒來，伊凡·彼得洛維奇！頂奇怪的事情發生了……實驗室裏是黑的。傍晚餵狗的時候，我總是點燈。喂，現在單單點燈就能叫狗流下很多唾液。不要任何食物！』

巴甫洛夫（勝利的）：喏，我怎麼說來的！（茲凡采夫和查

伯林交換茫然的視線——他說什麼來呢？)

巴甫洛夫：哦，如果我沒有說過，我是想過！……想過……

我們幹錯了活兒…… 我們忽略了事實。頂奇怪的事實！  
……爲什麼從前我們沒有看出來？我們是在與消化相聯繫的研究唾腺。看看這把我們引到那兒去了吧……（向茲凡采夫）尼柯丁回來了麼？

茲凡采夫（困惑的）：是的……

巴甫洛夫：好……好……

他奔向實驗室。

招呼查伯林和茲凡采夫到狗架前。他們走上來。

巴甫洛夫：喂，讓我來報告一點我自己的事實吧。有一天我進行實驗，給傑克吃（譯註：狗名）。當然，平常自然的反射——流下唾液。食物不多了。我叫尼柯丁去拿一些來。坐在那兒等着，覺得厭倦。狗也一樣。當然，一滴唾液也沒有了——那怎麼能有呢？於是突然——真見鬼。很多唾液！那兒來的？

他勝利的看看他的助手。

『聽到走廊上尼柯丁的腳步聲。好，現在觀察一下發生了什麼事吧。尼——柯——丁！』

一會以後，聽到尼柯丁的腳步聲。

三人統統俯身看狗。巴甫洛夫喜愛的注視着狗嘴脰上的器管。唾液開始從狗嘴器管口上沛然的流下來。（整個鏡頭，尼柯丁的足聲漸高漸近。）

巴甫洛夫：結果呢？脚步聲引出唾液——不要任何食物。爲什麼呢？噫？（他在室內興奮的踱着）發生了什麼事？好像沒有什麼相似之點呢。唾液——和脚步！聽覺神經從那兒來的，唾液在那兒集中的？但是實驗的條件結合了它們。尼柯丁給狗食物而且常常走來走去。尼柯丁的脚步和食物就在腦中結合起來了。由於腦的刺激，聲音就引出了唾液。單單是聲音！或者是光亮——像你的那種場合。（向茲凡采夫）你明白麼？

茲凡采夫（困惑的）：但是……我看不出這與消化有什麼相干。

巴甫洛夫（得意的）：正是這個，我親愛的先生！這正是我不斷的想來想去的。

查伯林（興奮的）：伊凡·彼得洛維奇！天哪！如果我們……我意思是說如果我們改變實驗的條件……格列伯，米海洛維奇……我們能够替實驗創造各種不同的條件，把它們和吃東西聯繫起來。每次給腦子一個問題來解決……而且要求回答。

巴甫洛夫：正是，我親愛的人！唾液會供給答案。（舉起拳頭，在空中揮着。）我們自己要在腦裏建立新的聯繫，

得到新的反射！……哦，這些新的反應我們叫什麼呢？……叫制約反射！（譯註：或稱條件反射）與實驗的條件相聯接的！……（他停一下，竭力恢復他的鎮靜。）也許我是過於興奮了，先生們，但是我想我們面前有了……

查伯林：通到腦的道路！

巴甫洛夫：對啦，對啦！這是多麼簡單？人們的眼睛從前在那兒呢？……

巴甫洛夫站着沉思。走到書架前，拿出一本年久發黃的書：

I·M·賽青諾夫

腦的反射

巴甫洛夫翻出第一頁，上面寫着：

里亞山牧師學院神學生 L·P·巴甫洛夫的藏書。

巴甫洛夫（默笑的）：喏，先生們。這本書是我在神學院時永遠念不夠的。是的，六十年代的俄國知識界都在念它……賽青諾夫！他用自己的手和眼來探索正是這些接近活腦的可能性啊！現在我們要能做到啦……用事實，用實驗，用我們手裏的證據……尼柯丁，你把他們帶來了麼？

尼柯丁把包裹遞給他。巴甫洛夫津津有味的好奇的打開它。好像小孩子打開聖誕節的禮物一樣。他從一個盒子裏拿

出一套大小不一的手鈴。拿起一個鈴，在頭上搖着。

巴甫洛夫：我相信這個小鈴會叫狗出唾液。你很難說它是能吃的東西吧，臆？

他在他的頭上搖鈴，又試試別的鈴。它們都有不同的音調。

隔壁實驗室裏的助手們驚奇的聽着巴甫洛夫辦公室發出的奇怪聲音。

巴甫洛夫把所有的鈴擺成一行。

『喏，我們要把實驗室的一切工作轉向反射！』

茲凡采夫臉上顯出迷感和驚惶的神情。

巴甫洛夫：是的，格列伯·米海洛維奇，是的。我們對於消化問題的各點都研究過了。現在我們弄到足夠幹一百年的工作啦！

尼柯丁：啊。就是這樣吧！我的鈴也幹上啦。我今天要走啦！

巴甫洛夫（深深動情的）：哦，是這樣嗎！今天，那麼……啊，喂，讓我們坐下吧！

大家坐下。片刻的寂靜。這是送入遠行以前坐一坐的老風俗。

尼柯丁（站起來）：好啦，要是我有什麼做的不對的，請原諒我。

巴甫洛夫：現在，現在……

他們吻了三次。

尼柯丁（感情的）：多麼可羞！快到你的紀念日啦！廿五年的科學活動。我倒不在這兒啦！

巴甫洛夫：紀念日不算什麼！（沉思的）年月去了，尼柯丁，這纔糟糕呢。纔做了這樣一點啊。我們不過是在路頭上罷了……

『伊凡·彼得洛維奇的科學道路是光輝的道路。在他的科學事業廿五週年紀念日來慶賀他，我們是很高興的。』——一個白髮的教授致祝賀辭說。

擠滿了人的聖彼得堡醫藥協會的大廳——教授和醫生們。一簇令人注意的軍裝男子。海陸軍外科醫生。處處都是護士的白色頭巾。穿着晚服的夫人們。幾個穿喪服的婦人。

聽眾中有我們熟悉的面孔。這兒是德米特里，老了一點，但是神采煥發。他身旁是瓦西里耶夫娜。稍遠一點是茲凡采夫和查伯林。

德米特里：你記得麼，西瑪？我告訴過你——要有信心。  
瓦西里耶夫娜（和茲凡采夫及查伯林握手）：這也是你們的  
紀念日，先生們。

茲凡采夫勉強微笑的回答。他是黯然失神的樣子。

致辭者：……他關於消化的輝煌工作是全世界知名的。最近  
已經獲得國際諾貝爾獎金……

掌聲突起……坐在主席台上的巴甫洛夫，幾乎是生氣的  
輕輕點頭鞠躬。這一切誇耀是爲什麼呢？

致辭者：……我們敬祝我們親愛的同仁不斷的成功，幸福和  
安靜。他是應得的……

這位可尊敬的教授被他自己的發言感動了。觀眾中響起  
轟然的掌聲。

『彼得里舍夫教授，你也在這兒？』有人叫道。

我們看到除夕夢想免費木柴的那個學生。他現在是一位  
赫然可敬的人物，以自信的神色自持，露出幸運和事業成功的  
明顯徵象。

彼得里舍夫：喂，巴甫洛夫和我是老朋友！他想從尾巴抓幸

運。正確的說！狗的尾巴！也抓到啦……

心滿意足，張口大笑。

巴甫洛夫站起來：

『我衷心的感謝你們，女士們和先生們，爲我自己也爲我的同事。我特別愉快，國際上承認我們的勞作，實在就是承認我們俄國的科學。……（疑問的伸開手）不過我不明白，我們尊敬的斯台津·梯莫非伊奇所說的是那種安靜……事實上，我們是處在最不安靜的心情中。我們畢竟是處在一種地位，女士們和先生們，要處理新的和十分嚴重的問題。』

大廳裏是一種期待的沉寂。但是巴甫洛夫微笑的結束說：

『不，請祝我一切的不安靜吧。我確實是這個意思，請吧！』

大廳裏的歡呼聲。看到喝彩的學生席。特別是一個高個女郎，危險的探身在欄桿上，狂熱的鼓着掌。

『小心，瓦利亞，注意不要在狂歡中滾下去！』——個學生說。

瓦爾瓦拉·安東諾夫娜（轉過身來）：這纔是我說的真實的人！

想了一會以後，突然又說：

『我要和他一起工作。』

『啊哈！』有人嘲諷的說。

『你等着吧！』

彼得里舍夫用肘推開換衣室裏圍繞巴甫洛夫的人羣。

『我慶賀你，伊凡！』（吻了他三次）賽拉菲瑪·瓦西里耶夫娜，我真高興！（俯在她手上，吻一下。）『天哪，這不是瓦洛底亞麼？』

站着端詳一個穿制服的高個青年。帶一種信心的驚訝揚起眉毛。

『我們自己當學生似乎是就在昨天呢！你記得麼，西瑪，他們怎樣拿政府宿舍開我的玩笑？而現在，伊凡是向着……』

巴甫洛夫（沉思的）：是，是的……（突然噴鼻）你一車一車的向爐裏填木頭，還有什麼比這更好的。

挽着瓦西里耶夫娜的手臂，他大步走向出口，人羣恭敬的讓路。彼得里舍夫臉上顯出驚奇和昏亂。他拉住走過來的茲凡采夫的手臂，低聲說：

『格列伯·米海洛維奇，我親愛的人，他的意思是指什麼？他今天說的是關於什麼問題？』

更多的幾個人圍上他們。

茲凡采夫：關於他將來的計劃我什麼也不能說，先生們。你們自己去問伊凡·彼得洛維奇吧！

彼得里舍夫（拍拍茲凡采夫的肩膀）：噤，噤，不要裝做謙虛的人吧。你是多年和他一起工作的嘛！

茲凡采夫：我什麼也不能說，先生們。至少……不是舒服事……你們聽到他說的什麼——他需要不安靜！

他走去，留下一種更為神秘的空氣。

巴甫洛夫扶他的妻子上了解蓬馬車。

巴甫洛夫（向他的兒子）：上去吧，瓦洛底亞。

瓦西里耶夫娜：你呢？

巴甫洛夫：陪媽媽回家，瓦洛底亞。對不起，西瑪，我必須在學院裏留一會。（向瓦洛底亞）別叫媽媽在睡覺前喝濃咖啡。那特別刺激心臟的。

向他們搖搖手，巴甫洛夫大步走去，掄着他的手杖。他愉快。他急走。是去會見愛人的那種速度。瓦爾瓦拉和一羣學生跟在他後面。

瓦爾瓦拉：我要去和他談談。

一個學生：別放肆，瓦利亞。你不敢的。

瓦爾瓦拉：我不敢？好吧！

她跑到頭前，攔住巴甫洛夫。學生們深切關懷的望着。

瓦爾瓦拉：原諒我，教授。我願意和你一起工作——瓦爾瓦拉·安東諾夫娜·伊凡諾夫娜。

巴甫洛夫：你願意？很有趣。你能做什麼？

瓦爾瓦拉：我是醫科畢業生。

他們走入一個公園。

巴甫洛夫：好吧，你願意搞什麼問題？

瓦爾瓦拉：關於消化上的一個問題。

巴甫洛夫（沮喪的）：我對消化再沒有興趣啦！

瓦爾瓦拉（吃驚的）：當然你是開玩笑吧！

巴甫洛夫：一點也不是。有一句關於口出水的俗話，你知道吧。了解爲什麼出口水是很有趣的。（瓦爾瓦拉失望的  
看着巴甫洛夫。他顯然是同她鬧着玩兒。）

瓦爾瓦拉：但是我願意進行消化研究。我是治療醫生。

巴甫洛夫：對不起。不能幫助你。

他加快脚步，這是他想要躲開固執的交談者的一種習慣。但是瓦爾瓦拉跟着他。巴甫洛夫心奇的瞧瞧她，走得更快了。他們已經跑了公園的半圈。瓦爾瓦拉的夥伴們站在那兒，驚奇的等着這場奇怪散步的結束。

巴甫洛夫（噴鼻）：原諒我，夫人，不過我看你還是一位姑娘吧？一位固執的姑娘。一位治療醫生？

瓦爾瓦拉：可是那位姑娘要研究消化。她將……

巴甫洛夫：但不是同我。雖然是一種不幸。你走得像男人一樣呢！

瓦爾瓦拉仰起頭，憤慨的一擺。這個奇怪的禮貌滿够了。

巴甫洛夫突然莽撞的握握她的手，走了。他走去的身影很快的消逝了。

瓦爾瓦拉迷惘的看着。她後邊是走來的學生們的哄笑聲。瓦爾瓦拉轉身向他們走去。站下，睜起不放鬆的眼睛怒冲冲的正面盯着他們。

『我會同他一起工作的——你們看我會不會吧！』她用清楚而確鑿的聲調說。

一個夏天的早晨瓦爾瓦拉出現在巴甫洛夫辦公室的門口。她很激動的等他走進來。下邊，在外室裏，是異常活動的景像。這地方經年的靜寂是打破了。差不多所有的房門都敞開了。人們扛出架子，拖着桌子和一套套的蒸溜器。茲凡采夫在這種寂寞中黯然憂鬱的站着。助手們聚在他周圍。

『格列伯·米海洛維奇，但是工作還沒搞完呢！』

『突然之間——這是什麼意思？』

茲凡采夫：我不知道，先生們。我什麼也說不出來。

巴甫洛夫的身影出現了一會，又消逝了。茲凡采夫向他奔去。

『伊凡·彼得洛維奇，我和其他幾個助手還沒有弄完我們的研究工作呢。』

巴甫洛夫（快活的）：我不在乎嘲罵！我們不能虛耗一分鐘。我們手上已經抓到這樣一個槓桿。不，不，消化除外啦！

他走上樓梯，哼着『卡門』中的進行曲：

我們是年輕勇敢的士兵……

兵——兵——拉——拉拉——兵……

一個電氣匠招呼茲凡采夫。是個好脾氣的傢伙，臉擱着——顯然是牙疼。他身上掛滿鐵絲捲和他的手藝上的其他用具。

電氣匠：你要我在所有地方接鈴鏘，還是怎樣？

茲凡采夫（惱怒的）：我不知道。

巴甫洛夫在辦公室門口碰上瓦爾瓦拉。驚訝的止步。

『又是你？』

瓦爾瓦拉：對啦，又是我……

不管怎樣，巴甫洛夫今天是精神暢快的。

他用睜起的眼睛打量着她。

『好，我們可以同頑固的人在一起。』

茲凡采夫走來，黯然煩亂的樣子。

『伊凡·彼得洛維奇，我想同你談談。』

巴甫洛夫詫異的看看他，於是打開了通到辦公室的門。

『隨時準備啦！請吧……』

瓦爾瓦拉被忘掉了。她坐在一張沙發上。

查伯林在辦公室內。巴甫洛夫問了早安，自己坐在圈椅裏，看着茲凡采夫在室內走來走去。和查伯林交換一下視線，好像是說——格列伯·米海洛維奇是怎麼的了？

茲凡采夫（躊躇的）：我和你在一起多年啦。總是相信你。

而且跟你走。但是現在有一條我過不去的界綫。我也不想過去啦！

巴甫洛夫：是這樣的麼！爲什麼呢？

茲凡采夫：你要研究頭腦，研究思想？但是怎樣研究？你做成了一個漏管，隔絕了腺，想要透入不可知的地方。這是……這好像用雙眼鏡研究天文世界一樣。

巴甫洛夫（走到茲凡采夫跟前）：你說的什麼？雙眼鏡？不是雙眼鏡，而是望遠鏡，我親愛的先生。天文世界是對

的。腦是幾千萬細胞，是實在的宇宙！

他走到窗前，推開它。風吹動了陽光映射的窗簾和巴甫洛夫的頭髮。窗外是夏日的高空和浮雲。巴甫洛夫伸出胳膊，好像顯示天空已經成了他的新實驗的一部份一樣。

『要是你願意，看吧！人已經測量了到太陽的距離，看破了宇宙的深邃。至於這裏邊怎麼樣（敲敲自己的前額），他可是一點也不知道。這是可羞的！（走回到茲凡采夫跟前）人不會幸福，除非他明白自己的腦的活動。除非他學會控制它。這正是生理學的直接任務！據我看來，這是歷過其他一切的！』

茲凡采夫（憤慨的）：伊凡·彼得洛維奇，清醒一下吧！這是屬於思想、感覺、靈魂的範圍……

巴甫洛夫（譏諷的）：靈魂！我是自然主義者。我相信實驗。不管怎樣，我還沒有能夠發現這個神祕的靈魂呢！

茲凡采夫：這是不能知覺的。你是你，我是我。我們的頭髮斑白了，我們要老啦！但是我們各人還是依然故我，這是改變不了的，這沒有什麼值得研究的。你能用什麼尺度來量我的自我，這種自我一直是我的，而且單單是我的！

巴甫洛夫：胡說！你簡直是在說胡塗話。你是誰？

他走向吃驚的茲凡采夫。

『你從幾歲記得你自己？』

茲凡采夫：那……從三四歲吧……

巴甫洛夫：在這以前呢？你的自我在那裏？你不知道吧？

茲凡采夫：但是……我要說……

瓦爾瓦拉坐在門邊的沙發上，因情緒不好，面色發白。

巴甫洛夫的聲音：『祇有身體是遺傳的。你的自我是逐漸形成的。這是環境影響的結果。……』

巴甫洛夫在室內走來走去。

『靈魂！……胡說！拖在科學腿上的累贅。我們越丟開得快，就越好！而且，不要混淆事物，我們現在還不準備研究人。那還很遠呢！它是目標。目前——要千萬次的實驗動物的行爲。要觀察，觀察，轉動我們的望遠鏡，我們奇怪的腺，進入未探查過的腦的深處——這就是我們要做的！』

茲凡采夫跳起來。他是極端激動了。

『你站在深淵的邊上。我不能緘口不言了。停下巴，老師！現在還不太晚，停下巴！就沒有一個人不懂靈魂，或是精神，隨便你叫它什麼好啦……世界上不會接受你的解釋。你想和全世界作對麼？』

茲凡采夫一直和溫和而能說服人的巴甫洛夫交談，現在看到面前的巴甫洛夫變樣了——憤怒的不協調的巴甫洛夫走到他跟前，直盯着他的臉：

『你……你是懦夫！你就是這個！你是科學家，還是什

麼？你是懦夫！萊夫·扎哈洛維奇日日夜夜在這兒消磨。謝謝你！（向查伯林低低的鞠躬）你呢？我們在一起這麼多年，可是看來我們還是離得這樣遙遠。你有偏執的意見。腦子創造了科學，現在它本身要成爲科學實驗的一個主題——這對你是真正的人類的壯觀……你倒叫我停下……不錯，每個房角都會向我吠叫。可能的……但是他們不會叫過我們的狗的！』

離開茲凡采夫。黯然的站着。

『我不知道同你怎麼辦……我實在不知道。』

茲凡采夫：我知道。我要走。

巴甫洛夫：你那裏也不能去！我要走，但是你——你在那就留在那吧！

茲凡采夫衝出去。查伯林跟在他後面。他們從瓦爾瓦拉身旁跑過去。

巴甫洛夫向門口走了一步，但又轉回來，慢慢的沉重的走到窗前。坐在圈椅裏。

茲凡采夫在外間穿大衣。在激動中找不到袖子。查伯林走來，帮他穿上大衣。

茲凡采夫（大聲的）：謝謝。

查伯林（感情的）：格列伯·米海洛維奇，我知道伊凡·彼

得洛維奇會多麼難過。而且我……

茲凡采夫（激烈的打斷他）：如果你想到他，你就不要在這些瘋狂的念頭上幹你的事業！

查伯林面色發白了。他壓下了要打茲凡采夫的強烈的衝動。

巴甫洛夫仍然坐在敞開的窗前，憂鬱而且煩腦。這幾分鐘他好像老了許多。

瓦爾瓦拉走進來。她的聲音顫抖着！

『伊凡·彼得洛維奇，我在這兒是個新人。我還不知道我能做什麼。不過有一件事我能做。我能一氣在實驗室裏坐上十五個鐘頭。』

巴甫洛夫：是的，是的。很好。謝謝。

查伯林走來。驚奇的瞅着瓦爾瓦拉。

巴甫洛夫：你準備好了麼？我們到實驗室去吧。不是天文世界！（他站起來，關了窗子。）浪費這些時間！讓我介紹……這是我們的新助手……喂，治療醫生先生……（微笑的神氣）我們要數狗的唾滴。如果必要，就數它十年廿年。我們將學習很多的，茲凡采夫先生……而且我們也不會孤單。不！世界會了解我們的！

字幕：

但是世界很久沒有了解他

古塔的背景上，隨着塔鐘的緩慢莊嚴的鐘聲，現出了字幕：

英格蘭

劍橋 一九一二年

劍橋的一處花園，中世紀式的儀仗隊。授給劍橋大學榮譽博士學位的儀式。

大學校長，後邊跟着司儀和執杖者及三個侍從。再後一點，是穿戴學士衣帽的巴甫洛夫。走得很快，這是他的習慣。不能使自己適應這種莊嚴如出殯儀式的步伐。

大學校長，回頭看看他，也被迫加快了腳步。

儀仗隊的尾巴，也跟上巴甫洛夫……

教授們和大學生們的驚惶面色。他們從來沒見過用這樣奇怪的節奏向前行進的儀式。

會議廳的黑暗的哥特式拱門。巴甫洛夫站在面向大學校長的圓椅的平台上。當衆致辭者，新博士們的發言人，宣讀辭藻華麗的拉丁文祝辭，頌揚巴甫洛夫和他的消化研究。擠

滿大廳的人羣中有瓦西里耶夫娜和符拉第米爾。

瓦西里耶夫娜（焦急的）：父親怎麼的了？

他神色煩惱。

但一切都進行得滿意。大學校長握了巴甫洛夫的手。後者用有禮的微笑相應答。不過在他眼睛裏有一種暗笑的影子。

會議廳的樓上走廊。擠滿了學生們。巴甫洛夫從下邊經過時，喝彩聲中用繩子吊下來一條有毛的玩具狗，狗身上拴了實驗管子。這是友誼的玩笑。有人曾經用同樣辦法贈給達爾文一隻猴子。

巴甫洛夫接下了狗，搖手向學生們致謝。好玩的擠擠眼，比劃着狗腮上沒有器管口。

瓦西里耶夫娜和符拉第米爾困難的擠過人羣。

一個古式的圓頂房間。不是二百年就是一百年以前，它顯然就是這樣的了。巴甫洛夫在室內走着，忘記了他還穿戴着天鵝絨帽子和袍子。

符拉第米爾：你也許要告訴我們，父親，什麼使你高興呢？

巴甫洛夫默笑着拉下他的禮服。

『喏，他們完全忘掉了「唾腺」。一個字也沒提到它，

玩具狗的嘴上也沒有。』

他指着學生們的贈品。

敲門聲。

進來了三位可敬的帶硬高領的紳士。手裏拿着禮帽。他們向巴甫洛夫恭敬的鞠躬。禮節上的拜訪。

『劍橋的塔垣已經見到了牛頓和達爾文。現在這種光榮獻給你。請你接受我們衷心的慶賀！你的消化……』

巴甫洛夫（嘲諷的）：謝謝，先生們。

他忘記脫帽。和他的便服一起看來是怪模怪樣的。

『我再也不想我的消化了。（聳肩）十年以來我已經在研究反射啦，對不起。』

紳士們互相瞧瞧。一個說：

『哦，反射……我怕它們在這個國家裏不會通行的。唯物主義，你知道……』

英國人悵然微笑。祇有一個瘦高個子保持文雅的緘默。

巴甫洛夫（快活的）：是的，是的，一定的。你很對，就是這樣。

他把帽子輕輕的放在桌上，好像它是玻璃做的一樣。微笑，從帽子上彈去一點毛。

敲門聲。

門口是國王的使者。

『國王陛下請你到白金翰宮。』

巴甫洛夫：對啦，對啦，我完全忘啦！（悄聲向符拉第米爾說）我一輩子也鬧不清這是爲什麼！

他在鏡前直直領帶。

『你們國王對生理學有興趣麼？』

巴甫洛夫拿起他平常的軟帽，看見英國人臉上顯出了驚愕。

巴甫洛夫：什麼弄錯了麼？

英國人（齊聲的）：要戴高帽呀！

巴甫洛夫（愉快的）：哦，這個！（伸開他的手）坦白的告訴你們，我一個也沒有。不戴它們。

把帽子扣在他的頭上，向門口走去。在路上低聲向符拉第米爾說：

『這個頭蓋對消化好極啦！』

他由英國人陪着從房子出來。走到等着的馬車前。突然轉身對那位沉默的紳士說：

『你說什麼呢，波英頓先生？你的意見，我承認，是特

別使我感興趣的。』

波英頓用平靜微嘆的聲音慢慢回答：

『你的制約反射學說是極為有趣的，但目前我什麼也不想說。』

巴甫洛夫：好，好……說話是銀子，沉默是金子。但在科學上不是常常這樣的，波英頓先生。我們不願沉默。（上了馬車）我們要鬭爭而且用事實證明我們的觀點！

車夫揮動鞭子，馬走開了。巴甫洛夫探身在馬車外邊，喊道：

『事實，事實，事實！……』

巴甫洛夫戴着軟帽在英王身旁的照片，在實驗助手們的手裏傳遞着，引起幽默的微笑。

巴甫洛夫（在門口）：笑什麼，先生們？

助手們轉身，神情像犯了錯的學生。巴甫洛夫走到桌前，瞅瞅照片，把它塞到衣袋裏了。

『那沒有什麼好玩。一個戴帽的老頭子……』

在他的眼睛的深處，一種快樂的閃光在跳躍。

瓦爾瓦拉在實驗室裏。架上的狗。兩個學生在看書實

驗。節拍器的緩慢勻稱的嗒嗒聲。狗開始打盹。突然牆後傳來格格軋軋的聲音。狗醒來了。

瓦爾瓦拉敲敲鄰室的門。可惡的軋軋聲又響了。瓦爾瓦拉用手遮住耳朵。查伯林在門口出現。

巴甫洛夫走過走廊，停下。帶着歡娛的微笑注視着這景象。

瓦爾瓦拉：不可能，萊夫·扎哈洛維奇。我最後剛剛能够引起睡意，你就鬧起你那種可怕的怪聲，一切就完蛋啦！

查伯林（平和的微笑著）：我很羨慕你的氣質，但我不能放下我的研究。對不起……

瓦爾瓦拉：你至少可以帶你那刺激物到地下室去。

查伯林：不幸，地下室也有人佔啦！

瓦爾瓦拉：這樣是不能進行工作的。我要告訴伊凡·彼得洛維奇……

巴甫洛夫（靠近來）：你要告訴伊凡·彼得洛維奇什麼呢？

瓦爾瓦拉：沒有隔音室我們不能進行工作。

查伯林（聳肩）：基礎打好了，但賬本可闔上啦。商人攔下了，政府就裝聾作啞。

尼柯丁進來。他有了一條木腿。胸上有獎牌和聖喬治十字章。他牽着兩條狗。

巴甫洛夫：好吧，我自己去。先是這些英國式的儀式，現在我變成包工者啦。還談論研究呢！

他走出去，用力關門。

部裏的走廊，候見室，辦公室。

秘書們站起來。

『去見部長閣下！』

『去見部長閣下！』

巴甫洛夫邁着飛快的大步。甩開了門。幾道門，又幾道門，再幾道門……

最後到了部長的辦公室。你以為這位閣下是誰？不是別人，正是我們的老朋友彼得里舍夫。他的肥胖的身體穿了繃緊的燕尾禮服。肩章挺在外邊。巴甫洛夫驚奇的站下了。彼得里舍夫從寫字台後走出來，握了巴甫洛夫的手，推他坐在圈椅裏。

彼得里舍夫：伊凡，我多麼高興啊？你不知道麼，真的！任命了我啦，你瞧……地毯和一般色調有一點不調和呢。好，好，我慶賀你。榮譽博士。又一個桂冠啦！

巴甫洛夫（冷淡的）：一年以前我遞上一個關於『隔音室』和建築費的備忘錄。

彼得里舍夫：什麼，有事，馬上？這太糟糕啦，真的！但是

你沒有從莫斯科的商人們拿到一筆列頓索夫學會名下的補助金麼？

巴甫洛夫：我覺得有趣的是爲什麼政府對這事一聲不響。爲什麼在俄羅斯領域內科學要向商人哀求賑濟？

彼得里舍夫（驚惶的向他擺手）：睇……不要發脾氣。你還是這樣的。（文雅的微笑，兩手疊在胸前。）如果我能辦到，我爲你是無力不出的。但是我辦不到。（伸開手表示請求原諒）每個人都反對你，你知道。

巴甫洛夫：每個人是誰？

彼得里舍夫（放下手）：武裝部——你觸犯了軍醫學院的院長。教育部——你叫了部長的名子，而且一般的保持獨立的觀點。還有禁虐動物會，它是和宮廷密切相聯的。最後，醫藥協會——那裏也有對頭。不久要有一次秘密投票，我以朋友資格警告你。你違了法啦。當然，你是學士會員，以及其他種種。但是難道你看不見，我是無力反對他們的。

巴甫洛夫：那麼，部裏是一點錢也不給了。請你不要向我講什麼友誼吧！

彼得里舍夫：這太糟齷啦，伊凡，你對我不公平。你太天真啦。這時候誰還想到隔音室呢？俄國起了新的風浪，又顯出了一九〇五年的徵兆。騷動四起。你還講隔音室呢！

巴甫洛夫：我不懂你是什麼意思。我相信我不是恐怖份子。

彼得里舍夫：比這還壞呢。他們以爲你的新研究是破壞社會基礎。你很有受到賽青諾夫的運命的危險。記住吧。不管怎樣也不要引起爭吵。我聽說你在英國也鬧了一手呢。你對真理有興趣？很好。但是你可以和真理私自相處。還不到時候呢，難道你看不見。暫時把它放在你的口袋裏帶着吧！

巴甫洛夫跳起來。兩眼冒火，嘴唇發白。兩手垂在身旁，握起來。正像他年輕時一樣。彼得里舍夫瞧瞧巴甫洛夫，向玻璃杯裏倒水，很快的喝下去。

巴甫洛夫：我邀請閣下蒞臨我的實驗的公開展覽。

彼得里舍夫的呆呆的面孔，巴甫洛夫向門走去，碰到爐邊的一捆木柴，踢了它一脚。

巴甫洛夫（輕蔑的）：你的夢想到底兌現啦！

走出去，用力關門。

第二，第三，第四道門在他身後砰然關上了。

政府官員們的吃驚的面孔。

工廠汽笛的長鳴。工廠大門。外邊是罷工糾察隊。

騎馬的哥薩克馳過橋去。下面的涅瓦河映着夜晚的燈

光。急促不祥的蹄聲遠去了。

巴甫洛夫在後邊注視着他們。

巴甫洛夫在房子的入口。門上輝煌的斯拉夫文牌子：『文哲學會』。

一張海報：『「精神與靈魂」。茲凡采夫教授講演。象徵詩人索洛古勃，梅列茲霍夫斯基，和吉拍斯的朗誦。回答書面問題。入場券三盧布。』

茲凡采夫出現在一堆捧場的太太中。他穿了整潔的晚服，在忙着簽名。看見巴甫洛夫，他萎縮了，向等着的馬車跑去。

巴甫洛夫（高聲的）：妙呀，格列伯·米海洛維奇！

站着，再瞅瞅海報。微笑，走了進去。

巴甫洛夫站在大廳門旁，大廳裏是萎靡的詩人，肥胖的律師和時裝的太太們。平台上，圓胖的小索洛古勃在背誦他的詩句：

我們死了，老早死了，  
死偷偷的走過全世界，  
它的鞭子帶來了不幸  
織成了密網，  
在每人頭上搖擺飄蕩。

巴甫洛夫站在門口，用脚跟保持平衡，兩手插在衣袋

裏。臉上是娛樂和憎惡交織的神色。

彩聲雷動。聲音靜下時，聽到巴甫洛夫的高聲：

『滿嘴胡說，瘋癲！完全失掉了「意向反射」。你需要醫藥治療！（聳肩）不，不管那天，把狗給我！』

聽眾跳起來。

『那是誰？』

『巴甫洛夫。』

但是巴甫洛夫已經走了。

巴甫洛夫在聖彼得堡醫藥協會的講台上：

『我們的研究剛一開始，還在馬德里會議的時候，我們就說，所謂精神的活動是由於物質的，神經的過程。今天，女士們和先生們，我們要向你們表明，在時間和空間中這個過程是什麼樣子。』

聽眾的一部份發出掌聲，可以看到是從學生旁聽席那兒。

一羣可敬的懷疑者在大廳裏。他們的中心是茲凡采夫。他身旁有一個穿大毛外衣的太太。

有人向旁聽席叫道：

『請靜一點，我們不是在戲院裏。』

『這是限制啦，閣下，』聽到有人在彼得里舍夫的耳邊說。後者是坐在第一排裏。說話的人站起來，耳語，腰彎得差不多疊了起來：

『梯米爾亞采夫說植物沒有靈魂。喏，這個一說我就能明白……但是巴甫洛夫說動物沒有靈魂……我們成了什麼？』

彼得里舍夫傷心的搖搖頭。

茲凡采夫旁邊的太太妖媚的玩着扇子：

『這不可怕麼！我們總也是動物，不是麼？那是說我也沒有靈魂麼？你們想是這樣麼，先生們？』

茲凡采夫的面色把這太太突然冷得沉默了。她向他耳邊低聲說：

『我不了解你，格列伯——你爲什麼生氣？你在講演裏不是也這樣說麼？』

尼柯丁滴走出來，把架裏的狗推上了平台。狗平靜的打量着大廳。

巴甫洛夫：你們以一位冷靜頭腦參觀者的心情去參觀吧！藉着我們的制約反射，你們就能看到狗腦中進行的某些過程。

懷疑者羣中的冷嘲：

『一個奇蹟的夜晚吶！』

巴甫洛夫：如果你們願意，先生們，對的。但它們是科學方法的奇蹟。請伊凡諾夫娜醫生進行這個實驗。

巴甫洛夫下台，走到助手們坐着的第一排裏。查伯林和瓦爾瓦拉也在這兒。

瓦爾瓦拉：也許萊夫·扎哈洛維奇好一點吧？（她向查伯林點頭）

巴甫洛夫：請照我說的做吧！

瓦爾瓦拉（走上平台）：在這個實驗中，我們適用外皮即皮膚的感覺性。狗的皮膚是一種幔子，它的每一點地方都是由神經和腦細胞相連接。輕輕觸動皮膚，就傳送到腦裏，引起反應。這兒是三個器具，用作機妙的觸動。我們要拴在狗腿上……（她拴一個在狗脚上）現在，這個上部和中部『觸動器』總是餓狗時候用的。它們已經成了唾腺的制約刺激。你們自己可以看到。

瓦爾瓦拉使上部『觸動器』動了。他接觸到皮膚。唾液開始從狗嘴滴下來。

瓦爾瓦拉：我們的第二『觸動器』有同樣的效果。

大廳裏緊張的注意。

瓦爾瓦拉：但這第三個，下部『觸動器』，我們從來沒有用

它和飼餵相聯。它對於唾液的制約反射已經成了一種機能中止。

茲凡采夫的一羣在噉噉噉。

第一懷疑者：我想是這樣的。狗記得，希望食物，自然，它開始流唾涎。它知道第三觸動器意思是沒有食物。這樣，當然沒有一點唾液。任何生理學家不用反射就知道的。

第二懷疑者：這是最簡單的解釋。我們任何一個生物生理學家都會同意的。

巴甫洛夫（跳起來）：很好，先生們。我無時不在希望你們這種簡單的解釋。但是現在……（向瓦爾瓦拉）原諒我……請進行下去吧。……

瓦爾瓦拉：我們使第三『觸動器』發生作用。一滴唾液也沒有，你們看到了。但是奇怪的事情是中間這一個也停止了刺激。

她放上中部『觸動器』，沒有引出一滴唾液。大廳裏的驚訝。

瓦爾瓦拉：但是頂上這一個仍然有效。

她放上『觸動器』，引起唾液的自流。

巴甫洛夫：十五秒鐘之內，那一個也要停止作用。看你們的錶，先生們。

很多人微笑的拿出錶來。秒針繞圈而行。

巴甫洛夫：放上它。

瓦爾瓦拉動了上部『觸動器』。沒有一滴唾液。她微笑的打量着大廳。

『我們還有話說。廿秒鐘之內，它又會發生作用。』

很少的幾個人，不能克制他們的興奮了，跳起來，圍上平台。廿秒過去了。

巴甫洛夫（手裏拿着錶）：放上它。

『觸動器』又引出唾液，好像聽從巴甫洛夫的命令一樣。

大廳裏極爲驚訝。懷疑者羣中明顯的激動。巴甫洛夫跑上平台，握握瓦爾瓦拉的手。

巴甫洛夫（勝利的）：喂，先生們？我在等待你們的解釋。

大廳寂靜無聲，好像給催眠了一樣。

巴甫洛夫（向茲凡采夫一羣）：怎麼？騎士和武士，諸君閣下也沉默了麼？但是，我們生理學家，能夠解釋。興奮和機能制止作用是組成腦的活動的兩個過程。它們互相抗衡。它們爭着佔據細胞空間。用第三『觸動器』，我們就造成機能制止作用。它伸展在腦膜上。這需要時間。它已經佔據了寬濶的範圍，這就是爲什麼連頂上的『觸動器』也沒有作用。興奮被壓制下去了。然後機能制止作用的波浪退去。按秒退去。你們已經看到了，女士們和先生們。然後習慣刺激的領域又被解放。你們看，沒有奇蹟的。

喝彩聲。學生旁聽席上的狂熱掌聲，特別是前面的三個學生。其中之一，蓬頭亂髮，半身探在欄桿外面，忘掉自己了。

第一懷疑者：不可信的。

好像覺出自己邏輯的不適宜，他莊嚴沉重的重複說：  
『不可信的。』

第二懷疑者：我們怎樣知道你沒有用鞭子？一種訓練的簡單事兒。

一位灰髮紳士慍怒的跳起來，向懷疑者叫道：

『你們自己應該害羞，先生們！這是丟臉的！喏，這是

一次光輝的實驗啊！』

茲凡采夫（跳起來）：那又怎樣？那又怎樣？（惱怒的）那證明了什麼？初步的動力學和狗的動力學！至於你的論斷，說全部事物是物質的過程——這簡直是侮辱！

巴甫洛夫：我們找到管制腦的活動的兩個槓桿，借它們的幫助我們也許會懂得什麼是疲勞和瞌睡，這是侮辱麼？我們正在為人類尋找新的道路，干涉其本性的道路，這是侮辱麼？我敢於肯定，將來有一天我們會從腦治病，會合理的使用自然界的偉大創造物——人類的腦，來解除疲勞。你說這是侮辱麼？不，先生，你曾經幹過科學，這纔是侮辱呢！

茲凡采夫示威一樣的走向出口，後面跟着一部份聽眾，他的支持者。

彼得里舍夫由隨從護衛着莊嚴的退向出口。

留下的羣衆包圍了巴甫洛夫。看到學生制服和可敬的科學家的鬍子。暴風雨一樣的彩聲……

一張新聞紙，像下一場戲之前的挿曲的幕布一樣，出現在銀幕上：

## 俄羅斯新聞，一九一二年

標題：

全希臘反土耳其運動。

阿爾巴尼亞的征服。

學生罷課。

阿志跋舍夫自殺。

巴甫洛夫被斥退。

學士會員巴甫洛夫昨日於聖彼得堡醫藥協會被斥退，渠曾於連續十二年中任該會主席。斥退俄國最偉大科學家之一，此舉殊可引起我輩之注意。……

學院的花園。我們在醫藥協會旁聽席上見到的那三個學生，正向門口走來。前面是瘦長蓬髮的賽蒙諾夫。

學生甲：你看，賽蒙諾夫，我想這太難爲情了。你知道他是怎樣的。

賽蒙諾夫：事情既然決定了，我們就幹到底吧！

實驗室。一羣助手。黯然的面容。載有斥退巴甫洛夫消息的不幸報紙在傳遞着。

查伯林（走進來，向瓦爾瓦拉）：幾個學生來拜訪。你想方便麼？

一個助手舉起手來作反對的姿勢：

『天哪，不要吧！他在辦公室裏，任何人都看不見。摘下了眼鏡。你知道這是什麼意思。擦了半點鐘啦！……』

瓦爾瓦拉（決意的）：來，給我一個茶碟。

她從助手們喝過茶的桌子上拿了一個茶碟。

走到巴甫洛夫門前，從鎖孔望進去。

巴甫洛夫黯然傷神的坐着擦眼鏡。

幾個助手蹣跚走到瓦爾瓦拉身後。她斷然的開了門。

巴甫洛夫（激怒的）：我沒有說別來打攪我麼！

瓦爾瓦拉突然把茶碟摔到地板上。它打得粉碎了。

巴甫洛夫：什麼？這是怎麼說？

瓦爾瓦拉（平靜的）：你的情況是一種停滯了的制止過程。  
我來提供了突然的刺激。

她指指茶碟的碎片。巴甫洛夫驚奇的注視她，於是突然笑了，一直笑得淚珠滾下臉，搖着手臂。

『嘿，多麼瘋狂的女人！』

瓦爾瓦拉：伊凡，彼得洛維奇，學生的代表等着見你。

巴甫洛夫：誰要的代表？我不在這兒。

瓦爾瓦拉：但是已經有人說你在這兒啦！

巴甫洛夫（生氣的）：誰說的？誰？

瓦爾瓦拉：我說的。我想……

巴甫洛夫（平靜下來）：你總是想着什麼。

在外間的三個青年。兩個穿學生制服，第三個，賽蒙諾夫，穿了俄國襯衫，蓬髮而且高大。

巴甫洛夫（冷淡的）：喂，先生們，什麼事？

學生們有點失措。不像誠心的接待呢！

賽蒙諾夫（聲音促息的）：我們代表學生來的，伊凡·彼得洛維奇。我們知道你在建築實驗室，你……嗯，噢，你的錢不夠。我們作了一次募捐——這兒是名單，和……

他為某種原因說不出『錢』來，他拿出一個夾子。

巴甫洛夫（威脅的）：你們已經，你們募捐了麼？誰教你們

幹的，親愛的先生們？

賽蒙諾夫（失措的）：沒有人教。我們自己幹的。你總是得不到款子的。一般說來，我們了解這種處境。喏！（遞出了夾子）

巴甫洛夫：謝謝，先生們。（清清嗓子，好像有什麼梗塞一樣）我衷心感謝你們。但我不能收錢。我知道學生的錢是什麼。但是給我捐款名單吧。它們會是銘心的紀念。

賽蒙諾夫：我們這樣做是要……要有幫助。

巴甫洛夫（微笑的）：你是什麼，醫學生嗎？

賽蒙諾夫：對啦。

巴甫洛夫：喏，好的。你畢業以後，你會受歡迎。我們的門對你是開着的。

他伸出手，告別。注視着他們的後影，他的繃緊的臉放柔和了。瓦爾瓦拉微笑的盯着他。

巴甫洛夫：看見了麼？聽？可惜彼得里舍夫沒有在這兒。

回到巴甫洛夫的辦公室。

巴甫洛夫：有時我覺得我們是孤單的，覺得我們的實驗室不過是另一個世界的小島。俄國已經變得窒息啦，窒息啦！巴甫洛夫被斥退了？妙極啦！而那個亞伯拉罕人，

克列斯托夫斯基上的獸子伊凡，每天却有兩千來賓。這純粹是瘋狂……但是那些青年人……你帶他們來好極啦。（沉思的）。也許那一天你也要走去，而且給那些爛報紙寫文章。

瓦爾瓦拉：永遠不會的！

這話說得如此高聲而誠懇，使得巴甫洛夫驚奇的注視她。瓦爾瓦拉則給自己的情感激動弄得惶亂了。

巴甫洛夫：好，好，別自信吧！

尼柯丁（走進來）：茲凡采夫博士要見你。

巴甫洛夫（詫異的）：什麼？茲凡采夫？他要幹什麼？

尼柯丁：那我說不上。但一點不錯是他。

巴甫洛夫（感有興趣的）：好，叫他進來！

茲凡采夫進來。看見瓦爾瓦拉，他停在門口。

茲凡采夫：我想單獨同你談談……

巴甫洛夫訝然的聳聳肩膀。瓦爾瓦拉走出去。茲凡采夫坐在桌旁，望着前面的空處。巴甫洛夫詫異的望着他：

『原諒我，我很忙……』

茲凡采夫（從一種恍惚中醒來）：是，是的，如果我可不是

這樣重要，我也不敢來麻煩你……你也許不知道，這些年來我爲你所吸引……是，是的，你曾經迷住了我……你的講演，你的實驗。我能說什麼——它們是奇妙的。

巴甫洛夫：我不明白……不久以前，你還說了些胡塗話呢？  
茲凡采夫（擺手）：這沒有什麼。（短促的笑笑）那是我和自己最後的辯論。很多年的辯論。我緊抓住幻像。但是你在辯論中佔了上風。你勝利了，加利略！我同意！混沌世界，其中有人——空洞的一團細胞，不是這樣麼？在這種情形下，或者你是科學家，或者你偷銀調羹，都是無關緊要的。人——響聲是多麼高傲？胡說！兩脚的機器罷了——一點也不多的。這是困難的，但我已經了解你啦。……

巴甫洛夫：你一點也不了解的，格列伯·米海洛維奇。人是自然中無可匹敵的莊嚴的機體。他是生命進化的最高峯。而且，如果你願意，他是不朽的，像生命本身一樣不朽的。他在行爲上不朽，在人類中不朽……至於你——你可以去偷銀調羹。那是你的行業。

茲凡采夫（跳起來）：人類？廢話！可笑的念頭。我奇怪誰叫這個蠢字流行的？它後邊是空虛！喏，你自己也不信的……不過你不敢承認罷了。沒有人類。祇有孤零零的個人。他從搖籃到墳墓，一直是孤零零的。一直是不愉快的。人類！最近他們斥退了你。你——一位偉大的

科學家！（高聲大笑）你還說什麼人類！一羣暴徒！而且你也是孤零零的……不愉快的。你同我坦白說吧！暴徒和孤單的心意——這就是我的結論……而我是要和你握手的第一個人！

巴甫洛夫（把手放在背後，打量着茲凡采夫。）：你怎樣達到這種……這種偉大的，格列伯·米海洛維奇？你自己掉在泥塘裏，還要把世界一起拖到裏邊。胡扯！世界是清朗的，正直的……你正在受着秩序紊亂的苦惱。裝作超人玩麼？那是不嚴肅的，沒有趣味的。糟糕的文學。而且是從德國人借來的。

茲凡采夫：不嚴肅？我們看吧……我將要試一試向你證明。也許這會叫你相信……我要告訴你自由的意思是什麼！

桌旁只剩下巴甫洛夫。室內充滿了煙。茲凡采夫曾經吸煙。巴甫洛夫走到門前，大敞開門。打開望向花園的窗子。春天的樹葉浴在陽光中。花園裏是歡躍的生命。同一刹那，聽到花園裏一聲尖厲乾澀的槍聲。巴甫洛夫震駭的面色。是耳朵騙了他麼？遠處，看到小人影子向一座小房跑去。

巴甫洛夫的臉變成厭惡的神色。他慢慢閉了窗子。驚嚇的尼柯丁站在門口。

『伊凡·彼得洛維奇，出了可怕的事。茲凡采夫……』

巴甫洛夫走過實驗室外的走廊。他一到，談話就停止

了。焦灼苦惱的眼睛跟着他走去的身影。

他向前走，向前走，祇有他的臉上凝成不常有的冰冷的顏色。

小屋。瓦爾瓦拉正向架上的狗嘴使用橡皮球形噴管。用受驚的難過的眼色看看巴甫洛夫。

巴甫洛夫（滯澀的）：喂，準備好了麼？

瓦爾瓦拉：是，我們可以開始啦！

但巴甫洛夫一聲不響。瓦爾瓦拉轉身向他。

巴甫洛夫（平靜的）：真是流氓！他用他的卑賤生命所能做的唯一的事情，就是跑出去，而且用力關門。報復！對誰，爲什麼？這蠢貨！不，親愛的先生們，我們要照樣幹下去。我們要！弱者或許放棄不幹了！

巴甫洛夫用惱怒的眼色探察瓦爾瓦拉的面容，似乎是希望發現這種弱者的記號。後者明白這個無聲的問題。

『我們開始麼？』她就說了這麼一句話。但這就足够了。

巴甫洛夫（緩和的）：是的。裝上標尺吧！

他俯身在觀測鏡鏡頭上。

瓦西列夫斯基島上的巴甫洛夫住宅。窗子敞着。從窗子望見涅瓦河和一隻拖船的煙。巴甫洛夫在玩牌。瓦西里耶夫娜在他身旁。

『凡尼亞，你又出錯了牌啦！』

巴甫洛夫用粗率的動作弄亂了牌，把它們推到一邊。

瓦西里耶夫娜：這事情有什麼關係麼？

巴甫洛夫（厭倦的）：不，這事沒有什麼，親愛的！沒有多大關係。

瓦西里耶夫娜：我都知道的，伊凡。

巴甫洛夫：他是一個昏迷、惱火的人。一個人單個兒在一起，和理性在一起，是那樣可怕麼？是的，他害怕。他瘋狂的抓緊自己，當做世界的中心，這就是他變成孤獨而且惱火的原因。於是就說那些頹廢的狂言亂語！……你看吧……

巴甫洛夫站起來，走到隔壁去。瓦西里耶夫娜跟着他。巴甫洛夫面向窗子站着。瓦西里耶夫娜走上來，擁抱着他：『你是正直的，你是和善的，伊凡。我知道你願意看見人們快樂。』

巴甫洛夫：你知道那是怎樣的。請看那個可鄙的傢伙，一點也不關心人類。好吧，我們，人類，也一點不關心他那無益的生命！

他轉過圈椅，坐在寫字台邊，開始翻檢論文。

瓦西里耶夫娜站在他背後。但巴甫洛夫再沒有轉過頭來。

瓦西里耶夫娜：你多麼殘忍吶，伊凡。（她向門口走去）

巴甫洛夫：西瑪！

但她已經走過去，關了門。巴甫洛夫，俯首在書桌上，機械的翻檢論文。深思的低語說：

『真理殺死弱者。那麼，需要我的科學的强者在那裏呢？我的知識呢？』

好像回答巴甫洛夫的思想一樣，船舷轟然響動了。

涅瓦河。戰艦開火。在重砲閃光的剎那間，看到船旁：『奧洛拉』。水手的身影在裝砲。

冬宮的黑暗建築。砲彈的火光時時映在黑暗的窗上。

這時在巴甫洛夫實驗室裏信號燈像平日一樣開閉。在槽子裏餵食。一隻狗在架上。

實驗失敗了。巴甫洛夫心煩。外邊一聲砲響。坐在桌邊的查伯林，轉身說：

『這是我最好的狗，伊凡·彼得洛維奇，但你聽聽外邊在幹什麼。』

瓦爾瓦拉闖進實驗室，極為興奮的：

『城裏邊暴動啦，先生們！』

巴甫洛夫（滯澀的）：摘下你的帽子。

站着聽聽。遠處的槍聲透過實驗室的牆壁。窗玻璃時時震響。

巴甫洛夫（一字一字的）：照我看來，這是阻礙我們實驗的從未見過的刺激。

他站着，兩手疊在胸前，你會真的以為他唯一的志願，就是在這修成一半的隔音室裏躲開生活。查伯林和瓦爾瓦拉憂傷驚訝的看着他。於是巴甫洛夫爆發出一陣急促憤怒的話來：

『暴動？他們要推翻克倫斯基？好事情！他已經把前綫弄亂了。裝蒜！下賤的律師！但是德國人在前進呢。他們要撕碎俄國。那些布爾塞維克是什麼人？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他們從那裏來的？他們愛俄國麼？沒有俄國，不管是

我……或是你們都不能生長的。哦，好啦……我們進行實驗吧……』

我們要打敗一切敵人，  
保衛蘇維埃政權……

一隊兵走過洛普辛斯卡亞街。混雜的水兵服和工人帽。市民的大衣和一個穿高加索外套的山地居民。

這就是革命的士兵們。穿長靴的、打綁腿的、穿鞋子的，他們在行進。脚下是秋天的泥濘。

一行行擺動的槍支。宣誓一樣響着的高漲的歌聲：

爲了屬於我們的一切，  
我們會像一個人一樣去就義。

走在隊伍後邊的人回頭望望花園，和遠處隱隱的學院建築。這是賽蒙諾夫，就是給巴甫洛夫送錢修隔音室的那個蓬頭亂髮的學生。

水兵：你瞧什麼，賽蒙諾夫？有一個真正的愛人住在那兒麼？

賽蒙諾夫（切齒的）：說話規矩點……

## 一九一九年

實驗室裏很冷。窗子裏邊結冰了。穿了大衣的查伯林和瓦爾瓦拉。架上是削瘦飢餓的狗。簡直不是做實驗的時候和條件，但實驗室工作者仍在堅決的幹着。巴甫洛夫大衣上加外套，在桌邊寫字，抬頭看看：

『喂，事情進行得怎樣？』

瓦爾瓦拉：牠們又睡着啦！

巴甫洛夫起來，走到狗跟前，狗軟癱在架子上，睡了。看看食物槽。

『肉佔幾部份？』

查伯林：差不多全是麵包。

巴甫洛夫：這沒有什麼奇怪。狗餓啦！腦膜衰弱。結果就是睡眠。『保護機能制止作用』。

（長久尖銳的鈴聲，尼柯丁進來。）

尼柯丁：有人找你。

巴甫洛夫（煩惱的）：這一回是誰？

尼柯丁（切齒的）：你看看吧！

他打開門，走進接待室。

冷清清空蕩的學院接待室，冒煙的燈芯發出黯淡的光，彼得里舍夫坐在這兒，看來瘦了許多。巴甫洛夫沒有馬上認識他。

巴甫洛夫（驚奇的）：你？你在這兒？你要幹什麼，閣下？  
彼得里舍夫（疑慮的看看周圍）：我希望你……一般說來，這不是爭辯的時候。我是以朋友資格到你這兒來的。而且還有別人。

一個穿了寬大外衣，手持禮帽和手杖，一直未被注意的人，走向前來。他恭敬的向巴甫洛夫鞠躬致敬，遞給他名片：『喬治·希克斯，駐俄美國醫藥協會代表。』

巴甫洛夫：我因為什麼領受這種光榮？

希克斯：因為我對你的天才的仰慕，先生。

巴甫洛夫：很感謝。但是……

希克斯：我愛你們的國家，但我對它的歷史稍有所知。這一次比韃靼的侵入更為可怕。文明被推翻了。我們西方人士，把拯救俄國一切不朽的財寶看成我們的職責。我們高興為人類來救護你。

巴甫洛夫：我得了解你要用一個小錢購買俄國寶庫，還饒上它的科學家麼？（大步走向彼得里舍夫）你，看樣子你現在在出賣你的祖國吧？

彼得里舍夫：我的祖國？我們有過一個祖國，可是它到狗仔

那兒去啦！不顧事實，這是愚蠢的。

巴甫洛夫（向希克斯）：沒有向你應承聖伊撒教堂麼？彼得

大帝的銅像你感覺興趣麼——便宜的買賣？

希克斯：你難道看不出來——這是你唯一的機會。你能够在

世界任何地方的任何學院工作的。

彼得里舍夫：我們必須趕緊離開。

希克斯：我是辦事情的人。我能安排一切。總之，從人類的

觀點看來，你在那裏工作都是一樣的。

尼柯丁站在角落裏聽談話，面帶愁容。

巴甫洛夫：一樣？不，親愛的先生，對我纔不一樣呢。科學

沒有國界，但是科學家一定要有祖國。我是俄國人，先

生！好好壞壞，我的國家是在這兒。我不是一隻老鼠，

你知道。船並沒有向下沉。不！我不相信！

尼柯丁的愉快的面色。

希克斯：我希望你再想想。

彼得里舍夫：滿目荒涼。人煙絕跡。這兒你能盼到的就是這

個。還有跳蚤，跳蚤，跳蚤……

希克斯（扣大衣的扣子）：你會後悔的，但那就太晚啦！

巴甫洛夫：尼柯丁！請你把這些慈善家帶出去！

尼柯丁：這邊走，好先生，請這邊走。

滿心歡喜的尼柯丁，大敞開門。希克斯走出去，塞一點小費在他手裏。尼柯丁把鈔票向希克斯身後拋去。

風吹起鈔票，飄落在人行道上。這是一張美元。風把它吹到招貼牌的腳下，牌上有一張舊廣告：『滑稽歌唱者伏洛底亞·芬尼波。勿失機會。表演狗。催眠和品評女人。』

雪落着。漸漸蓋住了鈔票……雪融化了。樹上長出花蕾。招貼牌上是列寧保衛彼得格勒的號召。

尼柯丁把一輛腳踏車推出外間。

巴甫洛夫：我要到醫院去。

尼柯丁：那差不多有十六俄里啊！

但巴甫洛夫已經踏上了脚踏子……上了這舊式高車，馳過彼得格勒一九一九年紛擾的市街。

市郊有水兵和武裝工人的隊伍。領麵包的行列。婦人們在廚房圍子裏掘馬鈴薯。各處都有從四方走來的武裝隊伍。

無盡頭的高籬笆。巴甫洛夫在大門前下了腳踏車。試試脈搏。

一個穿軍人大衣戴褪色軍帽的人在學院門前拉鈴。

賽蒙諾夫：我要見伊凡·彼得洛維奇。

尼柯丁（批評的）：伊凡·彼得洛維奇？你的朋友吧！學士會員巴甫洛夫不在家。他出去了。

賽蒙諾夫（失措的）：出去了麼？怎麼的？到那去了？

尼柯丁：到瘋入院去了。

賽蒙諾夫（鬆一口氣）：啊！那麼你們還沒有躊躇的已經向前進行工作了，我看。

尼柯丁（疑惑的）：啊，一切是在甚麼時候以後決定的。

賽蒙諾夫：我上次來已經很久啦！那是在一九一二年。

尼柯丁（不相信的）：我好像不記得你呢？

賽蒙諾夫（微笑的）：我同其他幾個學生來過。那時你們在修建隔音室。

尼柯丁：對啦。伊凡·彼得洛維奇這樣告訴過我的。它們還沒有修成呢！

賽蒙諾夫：我們來修築。這次是一定的啦！

尼柯丁：你爲什麼不進來呢？

兩人坐在接待室裏。

賽蒙諾夫：我可以吸煙麼？這是麻荷卡。

尼柯丁（親切的）：什麼？真正的軍人材料。我也打過仗的……（拍拍他的斷腿）在遼陽打掉的……

接待室。尼柯丁伴着巴甫洛夫走過去。

巴甫洛夫：誰吸烟啦？

尼柯丁：一個人在這兒等你。聰明人吶。我有受過訓練的眼睛，你知道的。

巴甫洛夫進了辦公室，看見一個軍人，驚奇的站下了。

巴甫洛夫（冷淡的）：你來找我做什麼？

賽蒙諾夫：我是醫生。因為受傷從軍隊上退職。我願意在你的實驗室裏工作。是地衛部送來的。（拿出一張文件）

巴甫洛夫：誰？誰？我不懂這種鳥語。

賽蒙諾夫（微笑的）：地方衛生部送我到你的實驗室來的。

巴甫洛夫：它送的，是它嗎？不經過我的允許！

賽蒙諾夫（微笑的）：我不需要這個允許的，伊凡·彼得洛維奇。

巴甫洛夫：什麼？這兒的主人是我，不是你那個地部。好主意！我要寫信告訴政府。

賽蒙諾夫：我不需要你的允許，伊凡·彼得洛維奇，因為我已經得到了。

巴甫洛夫（驚奇的）：你不是給砲彈震昏了吧？

賽蒙諾夫：你是否記得，一九一二年有三個學生給你送來一點錢。你沒有收錢，但你說你的門是開着的。所以我就來了。

巴甫洛夫：對啦，對啦。我想起來啦。你是什麼——共產黨

員麼？

賽蒙諾夫：是的。

巴甫洛夫：你是送來當經理的吧？我沒有他也行。我不要任何經理！

賽蒙諾夫（鎮靜的）：顯然我應當藏起我的信仰麼，伊凡·彼得洛維奇？

據我知道，你從來不這樣做的。

巴甫洛夫語塞了。自己喃喃道：

『嘻，伶俐的傢伙！』

冬天的黃昏。黑暗冷落的彼得格勒。狂風。風似乎惱恨周圍人跡稀少，時時吹着孤單行人的背，這人拖着他的高大微駝的身影。

高爾基（微笑的從鬚邊喃喃說）：風，風在廣闊的世界上飛旋。

他停下，頂住風，抓着他的帽子。前面涅瓦河的對岸，是高大黑暗的工廠建築物。任何煙囪一點也不冒煙。

巴甫洛夫在解剖。解剖室的溫度是這樣低，他嘴裏竟冒出了白氣。助手們大衣外邊加外套，使他們成了一種圓桶的形狀。其中兩人拿着蠟燭。一個是賽蒙諾夫。

巴甫洛夫：近一點，近一點。我什麼也看不見。

賽蒙諾夫把蠟燭送到巴甫洛夫臉前，俯首在解剖桌上。

巴甫洛夫（微笑的）：注意不要燒了我的鬍子，布爾塞維克先生！

尼柯丁在鄰室拿木頭添爐子。從衣架拿下毛皮大衣，探探衣袋。搖搖頭。回到爐前，搬過一張圈椅來。

尼柯丁（瞇眼看着巴甫洛夫）：我把今天的麵包放在你衣袋裏啦！

巴甫洛夫：是的，是的，謝謝。

尼柯丁：但它那裏去了？（尼柯丁翻出巴甫洛夫大衣的口袋來表明自己的話）

巴甫洛夫：一定是我吃啦！

尼柯丁（嚴厲的）：不是實話。你又給了狗吧？

巴甫洛夫（失措的）：可憐的狗有什麼錯處？

門突然開了，聽到高爾基的咳聲。賽蒙諾夫瞥了一眼，很愉快的樣子。巴甫洛夫起來，拿了蠟燭，向門走去。他把蠟燭抬得更高更高。來客是這樣出奇的高啊！

巴甫洛夫：阿列克賽·瑪克西米奇？

高爾基：正是他。

巴甫洛夫：請進來，脫下大衣吧！哦，是的，我忘了……（  
指着自己的大衣）穿上吧。

巴甫洛夫的快步吹滅了蠟燭。

巴甫洛夫（在黑暗裏）：見鬼！

高爾基擦一根火柴。它照亮高爾基微笑的面孔。

尼柯丁又搬一把圈椅到爐前，蹣跚走了出去。巴甫洛夫  
和高爾基坐在爐前的圈椅裏。濕木頭絲啦爆裂。火焰的反光  
在牆上跳躍。高爾基伸手在火上烤着。沉默。

高爾基：事情是這樣，符拉第米爾·伊里奇叫我來拜訪你。

巴甫洛夫（眯着眼睛）：我好像不記得這個名子。

高爾基：列寧。

巴甫洛夫：哦，知道啦！我能為列寧先生做什麼？

高爾基（微笑的）：符拉第米爾叫我看他能用什麼方法為  
你服務！

巴甫洛夫：狗，我非常需要狗。我想我快要自己去捉了。我  
很懷疑我的有些助手正在這樣幹呢！

高爾基：我想你也需要木柴吧？

巴甫洛夫：對啦，有點木柴我們就能幹啦！手凍的時候是不能進行解剖的。

高爾基：我們正要為科學和作家實行特別的配給。

巴甫洛夫：這是不需要的。俄國在挨餓。我不要成為例外。大家都在一條船上呢。不過，給狗一點東西，我倒是不在意的。牠們在挨餓。這阻礙了反射。你現在是布爾塞維克了麼？

高爾基：我竭力幫助，不過對這崇高的稱號我還沒有正式規定的權利。

巴甫洛夫：崇高？一九一七年你沒有寫過不同的東西麼，阿列克賽·瑪克西米奇？真的，我記得你的文章。

高爾基（沉思的）：噢，是的，我寫過，現在極為懊悔啦！我錯了！

巴甫洛夫：這是有趣的，非常有趣的。誰改變了你？你，我們俄國大地的作家……

高爾基：列寧。

巴甫洛夫：這些時候叫着布爾喬亞（譯註：資產階級）罵人是時髦的。我自己的教育是化了辛苦代價而來的。我平生沒有別的思想，祇是怎樣最好的為我們的人民服務。可是我還是十分害怕。害怕俄國的將來。

高爾基：我們多少世代曾經夢想過革命……現在它已經來了，我們似乎面對面還不能認識它。（站起來，在室內繞了一圈，停在巴甫洛夫面前。）為什麼？因為它不是

穿着華美的衣服來的。人必須看清楚它的思想的力量和純潔。

巴甫洛夫：思想是崇高的。但是結果呢？混亂？國家神經中樞的麻痺？瘋狂？太自信啦。整個大廈在倒塌啦！

高爾基：是舊的俄國在倒塌，伊凡·彼得洛維奇。我從瓦礫和舊房框子中能夠看到天空。高朗的天空！

巴甫洛夫：嘻，已經看到天空了呢！（密切的注視高爾基）  
你知道，你的興奮壓倒了機能制止作用啦……

在接待室裏。巴甫洛夫幫助高爾基穿大衣。

高爾基：謝謝，我自己能行。

巴甫洛夫：不，讓我。

現在輪到高爾基用微眯的、愉快的眼睛注視巴甫洛夫，握着他的手。後者站在他面前，短小，瘦削而且古怪。

高爾基（微笑的）：你像刺蝟一樣的有刺。生平是一個抗議者。這是值得稱許的。但現在這就沒有意義了，伊凡·彼得洛維奇。不過是一種習慣。你所說的一種反射！這些時候，伊凡·彼得洛維奇，新的人物在管理國家，竭力想保衛人民的幸福。

高爾基下了樓梯。巴甫洛夫靠着樓欄，在他身後喊道：

『你簡直是一種宗教信仰者，但是我生平祇崇拜一個上帝，那就是事實先生！』

高爾基（從樓下）：也會有事實的，伊凡·彼得洛維奇。

他向上看，用一種佻皮的神色打量着巴甫洛夫，突然說道：

『正是同一個列寧把你看成他的同盟者。科學中的布爾塞維克。』

巴甫洛夫（難住了）：他這樣，呃？這是奇怪的！很奇怪！

好像回答巴甫洛夫一樣，展開了一卷列寧的命令。

#### 人民委員會命令

鑒於學士會員I·P·巴甫洛夫異常偉大的科學貢獻，對於全世界勞動人民具有廣大的重要性，人民委員會茲命令：

一、於彼得格勒蘇維埃主持下成立特別委員會，賦予全權並包括下列人員：瑪克辛·高爾基同志、克利斯德同志、卡普侖同志。責成該委員會於最短時間內，為學士會員巴甫洛夫及其助手的科學活動，設備最適宜的條件。

二、茲並指示國家出版局於國家最優之印刷所內刊印學士會員巴甫洛夫著作的精裝本，總結其廿年來科學研究的成果。……

#### 人民委員會主席

V·烏利昂諾夫（列寧）

莫斯科，克里姆林，一九二一、一、廿四。

紙卷捲起，露出巴甫洛夫的著作：

I · P · 巴甫洛夫

高級神經活動（動物的）之廿年客觀研究

書放在大學講室的書桌上。新的蘇維埃學生在聽取查伯林的話。他正在講演：

『巴甫洛夫研究的廣大經驗在這本書裏總結起來了，這書是在飢饉和混亂的日子由蘇維埃政府刊印的。對於腦活動的複雜過程，我們有了新的唯物觀的基礎……』

聽到窗外槍擊的沉重響聲。學生們驚慌的相視。有人跑到窗前。

在另一講堂。與前一課室裏年輕着的科學初學者相對照，這兒是一羣醫生。很多穿白外衣的人在聽着瓦爾瓦拉的話：

『西方有些人想把我們的研究解釋成僅僅是玩弄唾腺。但是你們，精神病學家和神經學家，現在知道沒有巴甫洛夫的研究，你們不能有效的研究在病院裏遇到的過程。』

有人進來。

『對不起，瓦爾瓦拉·安東諾夫娜，我必須打斷講演。同志們，水位正在高漲。你們必須應緊急治水委員會的招募。』

講堂裏空了。

『伊凡·彼得洛維奇在那兒呢？我們必須警告他啊！』

有車轍的鄉間大路。旅行馬車跑過去。尼柯丁在車箱上，巴甫洛夫和賽蒙諾夫在後邊。

巴甫洛夫：我猜不透拖我到這兒來是什麼意思？科勒吐西到底是什麼？

賽蒙諾夫（微笑的）：科勒吐西是一個村莊，附近有從前的田產。一大片地，一座小房子，還有一匹馬。

巴甫洛夫（噴鼻）：我們到那兒幹什麼——種捲心菜麼？

尼柯丁：你總是那樣子。又火又急，到頭來却一切變得挺好。

巴甫洛夫：你總是對的。

馬車顛着，差一點把乘客翻到路上。

『你還要坐汽車到這兒來呢！』

尼柯丁：我什麼也不說。那是一報還一報。

賽蒙諾夫坐着，微笑的聽着老人之間的習慣的玩笑。以後輪到他了。

巴甫洛夫：沒有中心骨的主意。不知道我自己怎樣被說服了。誰要求的那科勒吐西？

賽蒙諾夫（停一會以後）：你要求的。

巴甫洛夫（驚奇的）：你怎麼的啦，親愛的孩子，你瘋了麼？我什麼時候要求過？

賽蒙諾夫：我用你的名義要求的。

巴甫洛夫：你，你要求的？你怎麼能？去它的吧！你太過份啦，親愛的先生！尼柯丁，你喜歡……

但巴甫洛夫從恬靜沉默的尼柯丁那兒找不到同情。

巴甫洛夫：我不要科勒吐西！我看也不要看它。尼柯丁，轉回去！

尼柯丁勒住馬，探問的看著賽蒙諾夫。

巴甫洛夫看到了這種視綫。

『哦，就是這樣？一個陰謀？』

他跳下車子，向回走去，顯然是決意步行回到城市。賽蒙諾夫微笑的跟在他後邊。

賽蒙諾夫：伊凡·彼得洛維奇，你祇要看看我，這就行啦！

你自己說過必須在未經經驗過的條件下觀察動物的行爲。

巴甫洛夫：喂，那又怎樣？

賽蒙諾夫：在城市的那種條件下，以我們所處的地位不能觀察出動物的自由行爲。在科勒吐西……

他們走得離馬車更遠更遠了。

尼柯丁向後望着他們。不過他一點也不想跟上他們。他一點也不懷疑賽蒙諾夫會把巴甫洛夫拉回來。

尼柯丁（向馬說）：喏，沒有你的事！

周圍全是田野。晴朗的天空。尼柯丁放下韁繩，用破裂的次中音哼起歌子。

看到轉回來的巴甫洛夫和賽蒙諾夫，他裝出一種不可觸犯的官樣的神氣。

賽蒙諾夫：喏，我們要在那兒建築生理學的首都呢，伊凡·彼得洛維奇。看我們能不能吧！這兒，我還搞了一個大概的計劃呢！

巴甫洛夫上了馬車，從賽蒙諾夫手裏拿了圖樣。

巴甫洛夫：這是什麼？

賽蒙諾夫：那是狗的池子。

巴甫洛夫：那個呢？

賽蒙諾夫：夏天的猴欄。

巴甫洛夫：什麼猴子？

賽蒙諾夫：我們要把實驗搞得更接近人一些。猴子是最接近

的環節。你自己說過的……

巴甫洛夫（聳肩）：這兒呢？

賽蒙諾夫：高級神經活動的遺傳實驗學院。

巴甫洛夫：在空場子上開設學院。那要化一百萬……不，親愛的孩子，你發瘋了。

賽蒙諾夫：我們，共產主義者，從來不做白日夢的。我可以叫你相信。

尼柯丁把馬停在釘了木牌的彎柱旁邊。尼柯丁向一邊探出頭，看看木牌，念道：

### 科勒吐西村

巴甫洛夫和賽蒙諾夫走過寬廣的村街。井邊的楊柳。小孩子們踢着家製的足球。球滾到巴甫洛夫脚下。他踢它。漂亮的直直的一下。孩子們臉上的驚慕神色。

所有的行人都向巴甫洛夫脫脫帽子——一種舊風俗。巴甫洛夫很愉快的看着，向一個挑着兩隻滿桶東西的過路村婦舉起帽子。滿桶是好運道的意思。

他們是在樹林邊上。前面，一座小木房和耕了未種的田地。巴甫洛夫停下，好像在聽這地方的靜寂。

『美麗啊……』他坐在草地上。

賽蒙諾夫脫下雨衣，鋪在草上。巴甫洛夫，躺在雨衣上：

『你的職務是什麼？照顧我麼？噫？』

他躺著，嚼一根草，瞶著天空，哼起了他喜歡的曲子——來自哈凡琴那的多西佛歌曲。突然坐起來，故作微笑的看看賽蒙諾夫：

『要是我要求一百萬怎樣呢？我猜你沒有想到吧？』

賽蒙諾夫（求告的伸開手）：沒有。

巴甫洛夫：還自命為建築者呢？

賽蒙諾夫：我要求了兩百萬。

巴甫洛夫：噫？但你怎麼能夠？喂……他們說什麼來呢？

賽蒙諾夫：他們說這是不夠的……

巴甫洛夫的吃驚面容。一陣急風吹掉他的帽子。賽蒙諾夫趕上，抓住了它。雲滿天空。突然的風暴颳彎了樹木。飛舞的乾葉子。路上颳起一陣塵柱……

巴甫洛夫：多麼可怕的風！涅瓦河已經漲得很高。我怕要鬧成災啦！

彼得格勒……泛濫區的災民行列走過橋上。人們背着包裹，牽引着小孩。一個奇怪傢伙用手車推着一株盆栽植物。大槍的響聲……

天黑了。尼柯丁打馬。遠處的槍聲。

巴甫洛夫（焦切的）：那是在彼得和保羅地方。尼柯來·賽爾蓋耶維奇，請你直接向學院那兒去吧。

傍晚。疾風揚起了漲水的涅瓦河的波浪。涅瓦河已經泛濫到岸上了。

風從房頂上颯下的鐵頁子在碼頭上響着。

船聚集在一起。水總在上漲。目前巨浪在荒涼和嚇人的涅瓦河上翻騰着。

巴甫洛夫在室內來回走着。有時走到窗前。瓦西里耶夫娜憂愁的望着他。

槍聲。

巴甫洛夫：你聽見麼？水還在上漲呢。

巴甫洛夫的女孩維拉興奮的跑進來：

『水來到卡門諾斯特洛夫斯基啦！』

瓦西里耶夫娜（悄聲向維拉）：你發瘋了麼？

但是巴甫洛夫已經跑進了大廳，瓦西里耶夫娜跟在後

面。

瓦西里耶夫娜：你那兒也不能去，我不讓你去。這是瘋狂啦！（她從衣架上抓起巴甫洛夫的大衣，不肯給他。）

巴甫洛夫：當然會淹隔音室的。（走到電話前，拿起耳機。）  
對啦，對啦，實驗醫藥學院。什麼？電綫不通了？

瓦西里耶夫娜：你那裏也不能去。（門鈴聲。賽蒙諾夫進來）

巴甫洛夫：謝謝上帝。那邊有什麼消息？

賽蒙諾夫：查伯林在負責。水已經到了隔音室。水底電綫壞啦！失了聯繫。我坐汽車來的，想通過去。

巴甫洛夫：好，我們走吧！

賽蒙諾夫：不行，伊凡·彼得洛維奇。

巴甫洛夫：我說了我要去。不要囉囉吧！

汽車疾馳過彼得格勒的街道。在小橋前被一個糾查員攔住了。

糾查員：一切交通都停止了。危險地帶。

賽蒙諾夫跳出車子，走到放哨的頭子那兒去。

汽車又在漫水的街道馳去。車輪越來越深的沉在水裏。

巴甫洛夫和賽蒙諾夫坐在船裏。前面，一座淹沒了一半的小房子。高高的窗台上，一個抱小孩的婦人坐在那兒。

一隻救護艇從他們旁邊奔過去。

汽艇裏的人向婦人喊道：

『嘿，公民，公民！』

她瞠目無視的凝望着前方，忘掉了一切。巴甫洛夫和賽蒙諾夫坐船過來。

巴甫洛夫（向賽蒙諾夫）：看見那個麼？（指指那婦人）一種極度驚恐的場合，完全的機能制止作用。她沒有聽到他們的叫喊。你明白麼？離奇的現象。強烈的刺激不發一效果。

他們駕着船直奔汽艇而去。

巴甫洛夫：輕輕低聲叫她試試吧！

一個救護者驚奇的注視巴甫洛夫。

『你說輕輕的？我們喊叫她都聽不到呢。好像變成石頭啦！』

巴甫洛夫：正是這樣——意志力的中斷。腦細胞的衰弱。

顯然這些奇怪的語句和巴甫洛夫強制的聲音起了作用。

汽艇裏的人用手做成喇叭，低聲說：

『公民同志啊！』

婦人臉上發出知覺的光芒。她轉過頭來。

巴甫洛夫（向賽蒙諾夫）：看見麼？純粹是臨床實習的場合。

學院的泛濫區。水沖盪着隔音室的房基。人們從地板上搶救文卷和實驗記錄。

水淹沒了狗舍。狗在水面上漂着。受了驚而嗚咽乞憐的狗來回游泳着。查伯林在一隻船裏，探身到船邊外面，抓着脖子拉起一條狗。

夜……人們手裏的火炬照亮了這神奇的景象。暴風……

巴甫洛夫和瓦爾瓦拉在一隻船裏。賽蒙諾夫在臨時做成的木排上，從水裏拖出嗚咽乞憐的淹濕了的狗。

『曼波斯，曼波斯！』瓦爾瓦拉叫一隻縮在半沒水中的小木房角的多毛大狗。狗站在突出的簷上。豎起毛來。瓦爾瓦拉伸出手來牠便縮回去。

巴甫洛夫：尼柯來·賽爾蓋耶維奇！

賽蒙諾夫撐筏子過來——這是一扇門。

巴甫洛夫（指狗）：你記得那個女人麼？同一種情況。恰好

是同種的。一種同樣的機械作用。人們的眼睛到那兒去了？喂，這種實驗要給我們一些工作幹啦，先生們！

學院的接待室。查伯林不愉快的沉默的在走着。瓦爾瓦拉進來。

查伯林：喂，牠同你怎樣？

瓦爾瓦拉：你不要以為牠們是同樣的狗啦！一點反射也沒有。

賽蒙諾夫進來。對未說出的問題用失望的姿勢搖搖手。聳聳肩膀：

『我停下啦！伊凡·彼得洛維奇還沒有來麼？』

查伯林：我不知道要向他說什麼，真的。

巴甫洛夫（走進來）：說什麼？

查伯林：牠們不是同樣的狗啦！一點反射的影子也沒有。

巴甫洛夫：妙啊！

在室內走來走去，看來極為愉快。摩擦着他的手。站在賽蒙諾夫面前：

『你怎麼樣？』

賽蒙諾夫（黯然的）：一樣的。

巴甫洛夫：妙啊！

賽蒙諾夫：我真不知道你這樣高興是什麼原因，伊凡·彼得洛維奇。

巴甫洛夫：你會知道，親愛的。不久你會知道的。

瓦爾瓦拉：大水好像把反射沖走啦！

巴甫洛夫：你說的什麼？（衷心的笑着）你說了真理，可是還沒有注意它呢。沖走啦——一點不錯！腦膜的過份緊張和『保護性的機能制止作用。』我們將很快的校正一下。把你的曼波斯弄到實驗室裏吧！

全體在小屋前的隔香室裏。

巴甫洛夫：拿一桶水和一張鐵頁子。

莫明其妙的尼柯丁出去照辦去了。巴甫洛夫微笑，打量着他的助手們的疑難的面孔。

『我好好的，完全好好的。我們很快會摹做那種震驚的樣子。』

我們現在親眼看到實驗室裏以下的奇怪景象。

尼柯丁拿一桶水在小屋的門口準備好了。賽蒙諾夫用一

張鐵頁子製造風聲。巴甫洛夫在通到小屋的探測鏡前。他在指揮這個臨時造成的洪水。

巴甫洛夫：風！用力，來更大的風！

查伯林和瓦爾瓦拉竭力摹倣風的吼聲。

巴甫洛夫：水！

尼柯丁把水倒在小屋的門下。巴甫洛夫的眼睛貼到探測鏡上。小屋裏的景象。狗一看到水從門下流進來，就顫抖而且開始退縮。豎起了毛。水滴成寬闊的池子了。狗在繩索裏掙扎。愈來愈甚的掙扎，於是突然僵止了，像出神了一樣。

巴甫洛夫（勝利的）：看吧！

他打開小屋的門。狗在架上睡着了。巴甫洛夫舉起牠的爪子，在關節處彎起它來。爪子懸在那兒，好像有人用綫吊起來的一樣。

查伯林：瘋狂?! 瞋眠！

巴甫洛夫（勝利的）：一點不錯！神經系統的過份緊張和超過限度。恰像人類一樣。記得病院麼？

賽蒙諾夫（沉思的）：如果我們見到的有些精神病人的僵化狀態不是由於同樣的事情，我是不會驚奇的。

巴甫洛夫（神采煥發的）：正是！如果在這種場合用人工引起沉睡又怎樣呢？延長的睡眠，嗯？用這種法子恢復過份疲勞的腦筋。可以用做治療的方法麼？嗯？

巴甫洛夫，由賽蒙諾夫和查伯林相陪伴，由一羣醫生相圍繞，在花園裏走着。它似乎和普通花園一樣，有平常的小路、花床和在風中搖動的樹木……

但我們看到一個奇怪姿勢的人，不動的站在那兒，好像在奔騰中停下的一樣。

這兒是另一個穿醫院外衣的人，以拿破崙的姿態站着。他用強制的姿勢召喚巴甫洛夫。巴甫洛夫順從他的召喚，走到他面前。

病人（興奮的）：騎馬奔到穆拉那兒去。告訴他派出近衛軍。（突然抓住巴甫洛夫的肩膀，拉他靠近一點。）也許那都是誤會吧！

巴甫洛夫（平靜的）：是的，陛下，那都是誤會。

我們從未見到巴甫洛夫像現在這樣的溫柔和善。

巴甫洛夫更向前去。

精神病學家：他是看成不能治療的啦，伊凡·彼得洛維奇。

不過，現在也許和你的研究聯繫起來……

一個女郎的面孔——美好神經質的面孔。一陣風。樹葉落下。女郎伸出手，一片樹葉落在她的手掌裏。

巴甫洛夫：你覺得怎樣？

女郎（向上看）：很好，謝謝你。我的頭腦是如此的清爽和新鮮……他們說我睡了兩個星期呢！我好像第一次看到一切啦：浮雲和樹木。多麼可愛的清風……（羞怯的微笑）我是多麼感激你啊！

站在周圍的人保持恭敬的沉默。女郎突然彎身，想要吻巴甫洛夫的手。

巴甫洛夫（縮回手）：呸，呸，你不要這樣做……我為你的緣故十分喜歡，十分喜歡……（他向前走去）

老醫生：我必須承認，伊凡·彼得洛維奇，我們很多精神病學家以為你侵犯別人的範圍了。但是我們現在不得不承認你的睡眠治療方法產生很好的結果。

一間通風的寬大的病室。一排排的床位。寂靜。值班護士的桌上的鐘輕輕的響。窗子是敞開的。薄窗簾在輕風裏微微的飄動着。病人們熟睡了。

深思中的巴甫洛夫的面孔。他的心思現在又探索到腦的什麼更神秘的地方了呢？

巴甫洛夫：你看！人們還說是不可知的境界呢……不過是胡說，浪費時間！（自己想想，繼續低語說。）沒有這種不可知的東西的，先生們！你有了——從實驗室到病院的橋樑……現在和我們的外國同業者商討一下倒是有趣味的。這正是時候啦！

他詢問式的看着賽蒙諾夫。

熟悉的巴甫洛夫餐室。瓦西里耶夫娜鋪桌子。她的女兒進來，手裏拿一本書。拉出一張椅子，想坐下去。

瓦西里耶夫娜：維拉！（頭向鐘動一下，鐘差三分到六點。）請你也放下那本書吧。父親不喜歡的。

符拉第米爾進來。他現在是成年人了。鐘打了六點。巴甫洛夫在打最後一下時出現了。每人拉出一張椅子，等着巴甫洛夫入座。

桌上——碟肉排和一個冒氣的盤子。巴甫洛夫在脖子上結一條飯巾。

『喂，我們要到美國去啦！』

瓦西里耶夫娜吃驚的臉色。

巴甫洛夫：請不要興奮。在美國講演。在英國開會。（笑着）記得那些先生們麼——『你的反射在這個國家裏不會通行的？』我們看吧，我們看吧！（向符拉第米爾）你同我一起去。但是要記着，這不是舒服的遊歷。我是因公旅行，國家正在爲我化錢。（吃肉排）很好的肉排啊，西瑪！

飯吃完了。上來了茶。

海船的轟聲。

巴甫洛夫和符拉第米爾走下一道長扶梯。他們身後是一個黑人脚行。攝影師。

急忙拍照。碼頭上羣集的新聞記者。

巴甫洛夫上岸後，一羣科學家歡迎他：

『在我們國家看到你，我們是愉快的。』

希克斯先生從人羣中擠開路。正是企圖說服巴甫洛夫離開俄國的那一個希克斯。脫帽深深一躬，他歡迎巴甫洛夫：

『我極爲高興的向你致敬，巴甫洛夫先生——我從前已經有了會見你的光榮。』

巴甫洛夫從他身旁走過，沒有注意他的出現。希克斯帶着窘迫的微笑，把帽子戴上。

我們也看見了彼得里舍夫，巴甫洛夫學生時代的老相識，這位閣下於革命數年後離開俄國。他在美國似乎並未展開身手。

彼得里舍夫（用肘彎推開路走到前面）：伊凡·彼得洛維奇，我親愛的人，我多麼高興啊！那兒怎麼樣了？說幾句吧！（伸出他的手）

記者們都熱心的圍在他們周圍。這要成爲一條聳人消息——巴甫洛夫對蘇維埃俄國的看法！

巴甫洛夫：那裏麼？像甘霖一樣好。但我們不對賣國賊說話。

移民辦公室。各民族的人們在等待檢查證明。巴甫洛夫由一羣來迎的人隨從着走過大廳。從小窗子遞進護照。官吏和氣微笑的伸出頭來。

『對不起，先生，我們和你的國家沒有外交關係。如果你不在意，我可以貼一張紙條，並且在它後面簽字。』（拿起一個戳子）

巴甫洛夫：如果這個護照對我是有效的，先生，它對你也是有效的，請你在護照本身上加蓋你們美國的戳子。

巴甫洛夫的美國同業們茫然驚愕的面孔。一個灰髮記者微笑，靠近一點。

官吏：對不起，先生，這是違背規定的，我不能做。

巴甫洛夫把護照放回衣袋，轉向周圍的一羣。

『我很抱歉，先生們，如果是這種情形，我不能在你們的國家登岸。』

他走出辦公室，後邊跟着一羣人。

碼頭……

巴甫洛夫很快跑上扶梯，回到甲板上。他後邊是符拉第米爾，還有那迷惑的黑人腳行跟在後邊。更多的開麥拉喀噠聲。

灰髮記者：好極啦，巴甫洛夫先生！（在他的筆記本上很快寫些東西）

一個年輕記者：喏，你好像大大高興呢！這是為什麼？

灰髮記者：有很多你不懂得的事情啊，青年人。在過去這個國家也有過沒被承認的時候，我猜想我們美國的祖先在歐洲一定這樣做過。

船艙。巴甫洛夫在桌邊記筆記，和一個想像中的對手做

手勢，爭辯着。符拉第米爾進來，憂鬱的吃着夾肉面包。

符拉第米爾：爹爹！

巴甫洛夫：唔，什麼？

符拉第米爾：喏，船卸完了貨了，因為我們不再是旅客，我們祇有登記當一等水手啦！

巴甫洛夫：什麼？水手？

聲音慢慢低落。於是巴甫洛夫轉身大笑。

船長猶豫的站在艙門外邊，聽到大笑聲，把帽子惡意的一拉拉到前額上。

站在艙裏，不自然的說：

『我願意你們在這兒，先生，但我們要開到煤站去，我怕你會發見那不是一個十分合適的地方。』

移民官吏走來。

官吏（冷冷的）：我不得不同國務院接洽一下。

巴甫洛夫（和藹的微笑）：對不起。麻煩你啦！

船長不耐的冒着口沫，給這種文雅弄急啦，對官吏尖聲說：

『全能的基督啊，他們對你說什麼？我要悞期啦！』

官吏（酸澀的）：好啦，一切就緒啦！

船長鬆一口氣，拿下帽子，擦擦他的眼眉。

巴甫洛夫突然向身旁抓一把，費力的走向圈椅。

符拉第米爾（受驚的）：怎麼啦，爹爹？

美國報紙標題：

巴甫洛夫於洛克菲爾學院講演

紐約的反射

著名美國生理學家桑戴克

於蘇維埃科學家跟前拍照

英國領事拒絕簽署巴甫洛夫護照

劍橋榮譽博士爲一布爾塞維克使者

英國拒絕蘇維埃科學家入境

英國科學家抗議

英格蘭。艾丁堡議會大廳。

議會的主席位子裏有一張空椅子。

主席：我遺憾的說，學士會員和劍橋榮譽博士巴甫洛夫先生，由於政治的原因，不能在我們中間佔有其光榮的席

位。（對空椅子微微一躬）不過我們在國會中的抗議已經發生了效力。按照今天的日程，三分鐘以內我必須把這席位讓給新俄國的偉大生理學家。我們都知道他的嚴守時刻，如果這次他遲到，這不會是由於他的過失的。

主席是我們的老朋友波英頓先生，就是在劍橋拜訪過巴甫洛夫的那位高個嘎聲的紳士。他的兩個同僚也在這兒。他們坐在會廳的前排裏，互相耳語。

甲：你不覺得波英頓太熱心了一點麼？

乙：我也這樣說……我相信他同情巴甫洛夫的學說……可是巴甫洛夫一定不會來的。他簡直是無話可說。（煩燥的看看錶）

老鐘的隆隆叮嚀聲。敲最後一下時巴甫洛夫在門口出現了。聽衆站起來，臉轉向他。

瘦削敏捷的巴甫洛夫於掌聲雷動中很快的大步走過通路。跑上講台的台階。向大廳微微一躬。他的眼睛一瞬間碰到他的英國相識的視線。向他們的方向恭敬的格外一躬。寬大有節的手放在講演桌上。

『我相信事實勝於雄辯。』

巴甫洛夫就是這樣開始了。

……巴甫洛夫讀完他的論文。他放開筆記，注視大廳，等着掌聲和喧囂聲靜下去。巴甫洛夫的反對者於是開始攻擊。因為他的權威和聲望，他們以有禮貌的形式在反對且懷疑巴甫洛夫所做結論之正確。

一個老紳士站起來說：

『我們所有的人，包括我自己在內，喜歡你讀過的論文！但你怎麼能建立這種……（斟酌合適的字眼）這種對於人類、猿和狗類都是共同的法則呢！』

巴甫洛夫：生命本身對於一切生存的東西就是一種共同的法則。

一個衰老的紳士溫和微笑的站起來：

『原諒我，巴甫洛夫先生，照你說來，人類不過是有神經的機器了！』

巴甫洛夫：不，先生！人是自然界的最高顯現！地球上祇有他是不朽的——在事業和人類上不朽的！

大廳裏的掌聲。

一個高瘦凹頸的紳士發出異議：

『人類!?……對不起，這是毫無意義的概念。祇有種族，民族和人！黑人永遠不會是美國人！』

一個矮胖子用假細嗓子支持他：

『照巴甫洛夫——對不起，巴甫洛夫先生的話看來——英國國王和煤礦夫之間是沒有分別的！』

巴甫洛夫（微笑的）：有分別。其中有一個是有用的。

大廳裏笑聲和擾動。

一個面色僵硬而特別蒼白的牧師式的紳士站起來：

『我佩服你的學說，但是作為心理學家，我敢於指出，你永不會了解或者治療精神的神聖毛病。』

巴甫洛夫：我斷言我們搭起了從實驗室到病院的橋樑。我斷言除非是把心理學放在我們生理知識的確實證據上，它就不能成為科學！我們不是算命的！

他的語聲淹沒在大多數人的掌聲中。

議會的議席裏。一羣惱怒的紳士坐在桌旁。

牧師式的紳士：你喜歡吧，嚶？我們是算命者！

呼喊：

『這些是危險的思想呀！』

『完全是異教邪說！』

靠近桌子坐着的一位新聞記者稱許的點頭，記下來。抬頭看看：

『我們簡單的說——「科學中的布爾塞維主義」怎樣？』

一個科學家：當然！他簡直是一個蘇維埃使者！

和符拉第米爾站在門邊的巴甫洛夫聽到這話。

有人拉拉說話者的衣角。他的面部表情，偽善者的鬼祟面孔一下子變成了微笑溫和的面具。

巴甫洛夫和符拉第米爾走到桌前，坐下。一種發呆的沉默。

波英頓從離開稍遠的桌邊站起來。他走到巴甫洛夫跟前，用雙手握他的手。

『我很多年追隨你的工作。有一次你問我一個問題，我沒有回答。如果你記得，那是在劍橋。但是今天我可以確定的說，你的研究是爲人類照亮了道路。』

巴甫洛夫（站起來）：謝謝你。多謝你。是的，但是科學界仍然有許多遲鈍固執的人。他們向事實掉過臉去。他們是害怕事實的！

波英頓（微笑的）：那簡直是累贅……我可以確實告訴你，真正的科學是同你在一起的。

好像是要證明這些話，一羣科學家聚在巴甫洛夫身旁。他握了從各方面伸來的手。

以牧師式的紳士為首的反對派示威的離開了大廳。嘲諷的掌聲跟在他們後面。

列寧格勒的火車站。廣場上擁擠的人羣和喧囂的車輛。一輛嶄新的林肯牌汽車停在車站入口外面。尼柯丁嘆賞着它。

汽車夫：人家說他是一個急性子的老人。

尼柯丁：人們說到我們的一切，你千萬不要注意。主要的事情是守時。（看看車站的鐘）耶穌基督！（竄進車站去）

月台上接車的人羣。查伯林、瓦爾瓦拉、賽蒙諾夫、瓦西里耶夫娜以及其他很多人。

火車冒氣開進來。巴甫洛夫下車，握了伸過來的很多手。吻吻他的妻子的手。

瓦西里耶夫娜（向兒子）：他沒有受涼吧？

符拉第米爾（微笑的）：正像你見到的這樣。

十多個記者在忙着拍照。

巴甫洛夫（羞怯擺脫）：麻煩傢伙！（臉上放光的）沒有像家鄉這樣的地方啊！

車站入口處。車旁的汽車夫，硬挺挺的立正。尼柯丁極為莊嚴的神氣打開車門。

巴甫洛夫：這是誰的？

尼柯丁：我們的。

巴甫洛夫：誰，誰給的許可？

（受驚的汽車夫鑽到他舵輪後邊的地方）

巴甫洛夫（向賽蒙諾夫）：非常感激！但是我不需要它。我的腿還能抬得動我呢。（他大步走向電車停車處）

尼柯丁（搖頭）：我們的時間當中走路的时间不少啦，我要說太不少啦！

電車。列寧格勒市街景象。電車裏的巴甫洛夫和一羣助手，拉着把手。他一聲不發。時時瞧瞧他的助手們。顯然是煩惱了，很難說是同他們還是同他自己。

尼柯丁坐在裏邊的林肯牌汽車還固執的跟在電車後面。電車停下。汽車也停下。

女車掌：這是終點啦，市民們！

巴甫洛夫：我請你原諒。

女車掌：我們不向洛普辛斯卡亞開啦。到站啦！

巴甫洛夫：這是什麼意思？

瓦爾瓦拉想要解釋，但賽蒙諾夫拉拉她的袖子，微笑的向她的耳朵噓了幾句。

女車掌：你最好去問市蘇維埃。

巴甫洛夫：我要去問的。

這時完全激怒了，他跳出了電車。在街上奔去，伙伴們跟在後面。不過不容易跟上巴甫洛夫，而且是生氣了的巴甫洛夫。

通到學院去的街道。現在統統掘起來了。枕木從路基上翻了出來。道路的一部份已經鋪好了。別的地方正在移去路軌。巴甫洛夫走到一隊工人跟前。

巴甫洛夫：你能告訴我這是什麼意思麼？

土工：什麼意思，市民？

巴甫洛夫：這兒這個。（他指指翻起來的道路）

土工：掘起電車路軌——這是命令。

巴甫洛夫：這一切瘋狂的念頭！喏，我需要這條電車路。

（賽蒙諾夫急急的走來）

木工（露齒而笑）：看看他吧——他需要呢！你不要也行啦，市民。看見那邊麼？（指着遠處隱隱的學院建築）一位科學家在那兒工作。一位偉大的科學家。這一行活兒。（拍拍他的前額）做各種的實驗。喏，電車經過他那兒，太鬧啦。這就是爲什麼掘出了車軌。懂麼？

眩暈無言的巴甫洛夫盯着工人。偉大的科學家低下頭來。他再抬起頭來時，我們看到他眼裏的淚水。他伸出手：

『謝謝你！謝謝你！』

搖着這個驚奇的工人的手。瞧瞧賽蒙諾夫，開始擦他的眼鏡。

『我不羞愧，一點也不羞愧！』

他戴上眼鏡，向前走去。

滿面生輝的走過學院花園的大門。突然呻吟，腰彎得像要疊了起來。困難的走向一張花園椅子，坐下。面孔發白，手在旁邊抓着。

賽蒙諾夫（吃驚的）：怎麼啦，伊凡·彼得洛維奇？

巴甫洛夫（臉痛苦的扭曲着）：沒有什麼，好好的。一會就過去。

面色凄然的坐着，眼睛裏有一種驚惶的神色。我們從未

見到巴甫洛夫像這樣過。深深吸一口氣，注視面前的空間。  
自己喃喃說：

『我怕……』

賽蒙諾夫焦急疑慮的臉色。巴甫洛夫移近一點，低聲  
說：

『你是我能告訴的唯一的人。我怕要死。』

賽蒙諾夫：爲什麼，伊凡·彼得洛維奇！……你會比我們一  
切人都活得更久。

巴甫洛夫：不要安慰我。你拿我當什麼——小娃娃？我不是  
爲我自己驚慌。這兒需要我。看看我們的工作發展得怎  
樣吧！最有趣味的還在我們前邊呢！可是這兒這個愚蠢  
的肝臟……

他用拳頭打椅子。

巴甫洛夫在家裏。坐在桌旁，拿着一個熱水瓶。一羣醫  
生在他面前。其中有瓦爾瓦拉和賽蒙諾夫。

醫生甲：我們都同意啦！

醫生乙（愉快的）：一點不多，有肝石。我們的同業在這  
兒……（他恭敬的向瓦爾瓦拉點頭）

醫生丙：喂，我們所需要的就是療養。沒有辦法的，伊凡·彼得洛維奇。最少限度的運動，定量飲食。溫泉會對你好的。

巴甫洛夫（黯然的）：這樣，這樣……（決意的）不，這不行。在療養地閒逛？我沒有這工夫。（想了一會之後）我們要動手術。

他突然這樣宣佈，好像他在決定某種抽象情況而不是他自己的命運一樣。

待一會……醫生們臉上的震動甚至是驚慌。

醫生甲：你不是這個意思，一定的，伊凡·彼得洛維奇！

醫生乙：不管什麼情形都不行。

巴甫洛夫（暢快的）：當然，你們是治療大夫。害怕刀子。喂，我們的外科大夫說什麼？

稍停……賽蒙諾夫最後打破了沉默：

『我總是尊敬勇氣，但在這個場合……此外，我想我們應當通知政府。』

巴甫洛夫：喂，你已經把我弄成國家財產了麼？喂，女士們和先生們，誰來行手術？下決心吧！

外科醫生們交換視線，但什麼也沒說。說是比做要容易

的——給巴甫洛夫開刀！巴甫洛夫坐在圈椅裏等待着。在桌上敲着進軍的鼓點。

外科大夫：你已經問過我的意見。動手術，當然，是根本的辦法，但是在這種場合我們必須考慮……呃（躊躇的）……病人的年紀。

巴甫洛夫（微笑的）：我明白。當然不是小伙子啦！

又停一下。外科大夫們低聲商量。其中一個似乎找到了解決辦法：

『外科會議現在正在開會，伊凡·彼得洛維奇。我們有世界最好的外科大夫在這兒。比方說，有弗洛姆。』

巴甫洛夫跳起來，拋掉水瓶子：

『什麼？你自己不害羞麼？誰告訴你德國外科大夫比我們的好？我不能讓任何德國人在我身上動刀子。憑原則說，我不能！你們使我為蘇維埃外科大夫羞愧，先生們。什麼緣故？因為你們認得我麼？（指着一個外科大夫）你，我們可以說——我想我們是不熟識的吧！』

後者稍微惶惑的站起來。

巴甫洛夫：你是馬丁諾夫先生，是麼？

馬丁諾夫：是的。

巴甫洛夫：噢，這就好！你來行手術吧，同業。

馬丁諾夫坐下，擦掉眉上冒出的汗珠。

巴甫洛夫（咯咯的笑着）：他們當助手。（指指坐着的一羣）我希望你們不要拒絕我吧？

醫院病室。巴甫洛夫在床上。白帽白衣的馬丁諾夫由蒙諾夫伴着走進來。

馬丁諾夫：喂，我們的病人覺得怎樣？

是外科大夫開始行手術之前的專家的愉快聲調。

巴甫洛夫（咆哮的）：很好。（突然微笑）過來吧。

馬丁諾夫坐在床前的椅子上。巴甫洛夫坐起來，嚴厲的盯着馬丁諾夫。

『害怕啦，呃？』

這個問題顯然叫馬丁諾夫吃驚了。他好幾秒鐘無言的注視巴甫洛夫。看起來似乎是病人再保證他放心。但是實在說，他是害怕了。他從來不知道像這次一樣困難的手術。馬丁諾夫也微笑，輕輕的點頭。

巴甫洛夫拿起他的手，拍一拍：

『沒有什麼，親愛的人，沒有什麼。不要煩惱。我不會死的。沒有死的權利。看看我們工作發展的廣大規模吧！  
(向賽蒙諾夫) 猴子怎麼樣？』

賽蒙諾夫：牠們在路上啦，伊凡·彼得洛維奇。從漢堡運來的。

巴甫洛夫(向馬丁諾夫)：聽見麼？

學院的接待室。現在充滿了學生和巴甫洛夫實驗室的助手。

橢圓形的大廳。瓦爾瓦拉把一束花放在瓶裏。

巴甫洛夫的林肯牌汽車在疾馳。車內，巴甫洛夫、查伯林，和賽蒙諾夫。

橫跨斜街的遠景，虹投下它的拱圓形。

巴甫洛夫(擺一下手)：生命真是多麼好的東西啊！

汽車停在十字路口。交通警察顯然認得巴甫洛夫。他給他致敬，用指揮交通的手臂靈巧的一揮，叫他的車子開過去。

巴甫洛夫（讚許的）：完全是舞蹈家——大概是里亞山什麼地方的農家之子吧！

接待室。低下去的談話聲。大家圍桌子坐着。聲音：  
『瓦爾瓦拉·安東諾夫娜，你相信巴甫洛夫要來麼？』

瓦爾瓦拉：這是他決定的。在這種場合，你知道，是不用爭論的。

巴甫洛夫在門口出現。大家站起來。就是沒有課堂桌子。年長的人們站起來，像教員走進課堂時學生們的敬禮一樣。

巴甫洛夫：怎麼，請坐吧。

他脫下大衣，放在容光煥發的尼柯丁手裏。

『他們要留我在那兒多待一會。但正是這兒的牆壁會治好我的。』

他走過長長的桌子，一一握手。坐下，打量着圍聚的人們。這兒是他的，巴甫洛夫的學校的桃李。

巴甫洛夫（容光煥發的）：喂，我必須說我是驕傲的，是的，對這個集會驕傲。你們當然知道，我有一種收集東西的熱狂。但是這個收集是我最寶貴的。喂，那麼我們

今天要聽聽拜柯夫、斯派蘭斯基和阿諾辛。

賽蒙諾夫站起來，彎身向巴甫洛夫低聲說了些什麼，把一張字條放在他面前的桌子上。

巴甫洛夫：很好。我們完了，我就下去。同時，帶他們周圍看看吧！（戴上眼鏡，看看紙條。）現在我真的不知道拿這怎麼辦。（詢問的）我真的不知道。

桌子周圍的人們不明白這是什麼事，不明白巴甫洛夫爲什麼腳癢。

巴甫洛夫（向大夥）：開了差不多十五個生理學的新講席，都到我們這兒來啦。（向賽蒙諾夫）你對他們解釋我們不能爲一切人供給他們現在所說的『幹部』。這當然是又好聽又稱心，但是照這樣就要光剩下我自己啦！

賽蒙諾夫（微笑的）：我不以爲有什麼危險，伊凡·彼得洛維奇。

巴甫洛夫（看着名單）：這是什麼……送你去莫斯科？爲什麼你不告訴我？這是什麼意思……不，這是到頭啦！而你什麼也沒有說？

賽蒙諾夫：我誠實的向你說，我沒有要求過。

巴甫洛夫：沒有要求過？沒有要求過？但是你願意，聽？

賽蒙諾夫：我不願意。

巴甫洛夫（緩和了一點）：討厭！喏，拿去（把紙條遞給他）先把你的名字勾去。你聽見麼……完全不替我考慮……我已經……呃，同你習慣啦……此外，你負責照管猴子……新的工作……

賽蒙諾夫站在那兒向下望着巴甫洛夫。這種爆發似乎給了他極大的滿意。

『很好，伊凡·彼得洛維奇。』（向門走去）

巴甫洛夫（喊叫）：不要忘記勾掉它……馬上做吧……漂亮的一鍋魚呢！（盯着大夥）我想你們每人都急於立起自己的家吧，聽？你們有自己的席位，你們自己的實驗室……而我就走開去。我擋着你們路吧，是不是？

稍停。大家一聲不響。淡淡的微笑。這兒的每個人都習慣於這種巴甫洛夫式斥責的場景。今天不過是溫和的腳踢罷了。

巴甫洛夫：喂，我們等什麼，我們為什麼還不開始？

同一接待室。現在空了。會議完了。查伯林坐在桌邊。

巴甫洛夫走來走去。走到桌前，從文件包裏拿出一大本手稿，交給查伯林：

『我讀過了。我躺在醫院裏的時候想過你。是的，喂……』

查伯林的注意期待的面孔。爲什麼巴甫洛夫扯出它來，爲什麼他不立刻說出來？

巴甫洛夫：你一定要去。

查伯林昏眩發呆的看着。他什麼都希望，就是不希望這個。

查伯林（支吾的）：我不十分明白。是這樣壞麼？

巴甫洛夫（沉思的）：是這樣好……你自己的意念，你自己的方法——你必須走你自己的道路。

查伯林：但它們是你的意思，伊凡·彼得洛維奇。

巴甫洛夫：有很多意思，但只有一次生命。這是沒有辦法的，我挑選了，而且正在辛苦的向前。辛苦的走着單一的道路。像備好了的馬一樣。但這是路途的交叉處。（向稿子擺擺手）一條新道路的開始，也許比我的更有興味。但是我不能讓你在這兒工作下去，不能在這兒。我會左右你。破壞你！（敲着桌子）我沒有權利這樣做，我不能做。

他向窗外凝望。這是很大的喜悅，但是甜中有苦。（事實上，銀幕上沒有這東西。只能看到巴甫洛夫的背部，仍然直挺，但已因年老而變駝，和查伯林的面孔。）

巴甫洛夫轉身，手放在查伯林的肩上，像從前波特金對他做的一樣。

巴甫洛夫（差不多是耳語的）：喂……你最好還是走吧！

查伯林（熱情的）：伊凡·彼得洛維奇，我那裏也不去。

巴甫洛夫（粗聲的）：喏，喏，這不行。這不行！你有一種中樞，一種中心的思想而且緊抓着它。丟掉別的一切，甚至是我。去，去吧！

他向前走了一步，伸出他的拳頭。這是我們在他年青時所見的那個頑強的巴甫洛夫。不管是歲月或年齡都沒有改變他。他是年輕的，仍然在前進的。

巴甫洛夫：我的眼鏡怎麼搞的啦？

他在紙堆裏搜尋，其實眼鏡就放在他面前。查伯林給了他。

巴甫洛夫：謝謝！……你可以在軍醫學院學我的課程。你在

那兒也會接受一個實驗室。……

走到門前。停下。

『我活着的時候——我是和你在一起的……』

賽蒙諾夫和一羣青年醫生在隔音室裏。

『你們看，沒有什麼奇特的。只是它們是用商人的錢開始的，而由我們完成的。這就是巴甫洛夫的工作爲人類打開通到腦子的道路的地方。』

巴甫洛夫未被注意的起來了，站在他們後面，扶着手杖。嘲諷的：

『抬得太高啦，尼柯來·賽爾蓋耶維奇——簡單一點吧！你們這些先生們，你們都要在這兒工作麼？』

醫生們微笑。有幾個互相看看。

巴甫洛夫：是這個『先生們』使你們受窘麼？沒有辦法。習慣是第二天性。是一種反射，如果你們願意。而且我也不想改變它。

他拄着手杖，像將軍接受新的兵隊一樣，走過這羣青年人，探查着他們的面孔。停下：

『對不起，你從那兒來？』

『我畢業於基輔醫學校。』

巴甫洛夫走過去。我們聽到：

『撒拉托夫。』

『莫斯科自然歷史。』

『諾伏斯比爾斯克生物。』

『阿爾瑪·阿塔醫學。』

這是一個年輕的卡薩克人帶一點重音說的。

巴甫洛夫：阿爾瑪·阿塔？而從前是維爾尼。那麼他們又開辦了一所了。（向賽蒙諾夫）不可能完全按着軌道走。

（向醫生們）啊，先生們，年輕的力量，滿懷熱情，我想。責任重大啊，呢？我們在這兒辛苦的上山，勤勞的爬着。你以為是一座山，但是你上去以後，那不過是一個土邱。山却仍然在你前面……（他站在那兒，想得出神了，用手杖在地上畫着樣子。）

尼柯丁（從大廳路上）：伊凡·彼得洛維奇，他們從柯勒吐西打來電話。那些……（厭惡的）那些猴子運到啦！

巴甫洛夫向門急急走去。

尼柯丁：那麼現在不要狗啦？

問題的聲調裏有極大的傷心。

巴甫洛夫：我們要給狗建立紀念碑。它已經說了它的話啦！

(突然驚訝於自己的說法)勿寧說，它還沒有說出話來！

通到柯勒吐西的熟悉的道路。不過現在是寬潤鋪平的街道。一輛汽車沿路疾馳。一個花崗石的路標：

### 柯勒吐西村

高級神經活動遺傳學實驗學院。

汽車停下。基洛夫下車，賽蒙諾夫跟在後面。

賽蒙諾夫（指着面前建築場所的全景）：我們叫這個村子爲首府，賽爾蓋·密郎尼奇。制約反射的首府！

巴甫洛夫的深沉凝神的面容，專心的看着什麼。也許他看到了一生奮力攀登的那大山的輪廓。

大猩猩拉非爾也用同樣探索的眼光回看着他。牠的大毛爪子拾起來抓住籠子的鐵絲網，牠站着看這個人，看着巴甫洛夫。

大科學家和他的遠古的祖先。千百萬年和籠網分隔了他們。

巴甫洛夫：喂，老夥計，很大的相似，呢？是的，是的，這是事實，隨便你說什麼……但你不會說的。你什麼也不會說！話語屬於我們人類，這是我們的特點。你怎樣說的那第一個字，遠祖先生？嗯？或者你根本沒有說過，而這就是爲什麼你在那兒，我在這兒。你是一隻猴子，

先生。不要裝着你不是。人說了第一句話。但他怎樣說的？綫素在那兒？你爲什麼不做聲？你能做什麼，你不能做什麼？我們要動手工作啦，拉非爾先生！艱苦的工作！

巴甫洛夫說到最後一句話時，把手杖突然插到地裏。拉非爾害怕的跳回去。從地上撿起一個蘋果。

巴甫洛夫：我請你原諒，拉非爾先生。吃蘋果吧！

柯勒吐西——廣大建築物的地區。大坑。正在修地基。新建築的水門汀，房身在架子裏閃着光。基洛夫，由賽蒙諾夫和建築工人陪着，正在巡看全場。可以聽到時時的談話。

『我們今年的財政計劃是三百萬。工作的數量……』

基洛夫急步向前，點頭聽着。跳過一個坑子，爬到一堆木材的頂上。輕輕的迅速的走着。建築的監工們是這樣走法。

巴甫洛夫和查伯林從一邊的別墅裏走出來。遠處，看到基洛夫的身影走上木架子。

巴甫洛夫：快步的人！

聲音和意思一樣——是一種敬意。他又馬上用疑問的聲調說：

『科學家到這兒來我能了解，但他是政治家。我們能給他什麼看呢？』

基洛夫走過鴿舍。

『我們研究鴿子的本能的本質……』

說話者，一個科學人員，沒有注意路上的坑子，差一點跌進去。

基洛夫：小心啊！

基洛夫拉住他的手臂，站下望望頭上的一羣鴿子。巴甫洛夫看到他那樣仰頭和他臉上那一種夢想的孩子氣的微笑。

『基洛夫。』

『巴甫洛夫。』

習慣的介紹形式的語調在這兒却不通行。周圍的人也感覺到這點。他們都緊張恭敬沉默的站着。基洛夫打破了沉默：

『你的助手告訴我關於本能的本質，伊凡·彼得洛維奇，但是實在告訴你，我在想別的事情。我小時候是熱心喜愛鴿子的，你知道。』

巴甫洛夫喜歡這個強壯矮胖豁達的人，這人是如此出乎意外的想起了幼時的心愛物。

巴甫洛夫（微笑的）：那麼你喜歡我們的鴿子啦？我們現在

要給你猴子看。

基洛夫（愉快的）：很好，猴子對我合適。

他們溫和微笑的互相看看，似乎建立了互相了解的聯繫。其他的人跟在後邊。

巴甫洛夫：不，那可以，我們自己能行。

他們走過一條剛栽了小樹的道路。

巴甫洛夫（微笑的）：他們爲我建築整個的城市呢，坦白的說，這種慷慨嚇住了我。那要化費幾百萬……要是都浪費了怎麼辦？噫？這是人民的錢呀！

基洛夫：人民從心的深處給你錢，相信你爲他們的幸福在工作着。

巴甫洛夫（奇怪的）：那麼你知道人民想着的一切！

基洛夫：一點不錯，伊凡·彼得洛維奇。不然我們就一文錢也不值啦！

他們站在猴籠前面。拉非爾面前有一些棍子。一個帶孔的箱子。拉非爾把棍子向孔裏探，但棍子太大了。拉非爾想了一會，下唇垂着，抓抓自己。最後，挑了最細的棍子，通到孔裏。箱子打開了。拉非爾喜歡的叫着，從箱底抓起一個蘋果。

基洛夫：頗爲可怕呢，我要說。有什麼親族關係吶。

巴甫洛夫：對啦。但牠們沒有語言。我在做特別的研究。正是語言這種第二種信號體系在我們之間畫下了清楚的界綫。

基洛夫：在我看來，伊凡·彼得洛維奇，語言不過是第二特性。

巴甫洛夫：（吃驚的）那麼第一是什麼，照你看來？

基洛夫：語言顯然發生於勞動，結果是勞動基本上把我們從動物裏區別出來。

巴甫洛夫：是的，這是真實的意見。

基洛夫：事實上，這意見不是我的。（微笑）恩格斯——『自然辯證法』。『由猿變人過程中勞動所起的作用』章。

巴甫洛夫：沒有讀過，抱歉。沒有時間！

基洛夫：但是最可注意的事情，伊凡·彼得洛維奇，是你走着自已的道路，而它把你帶到我們這兒來了。我們革命者是實際的人，我們得出了自己的結論……我們解放了勞動。你的里亞山故鄉的人，集體農莊的農民們，現在用錫比尼的肥田粉種地。那是我心愛的建設的活兒！燐灰石成百萬年的躺在地裏。現在蘇維埃人來了，把它們從永久的冰封中取了出來。我們要叫自然貢獻出他蘊藏的一切！

巴甫洛夫（打量基洛夫）：我看你是一個夢想家呢！嚙……  
——一位政治家——也是夢想家。

基洛夫：如果你喜歡，是的。但你在你的科學領域內不也是  
夢想家麼？

巴甫洛夫：我是的。你知道我夢想什麼——最難相信的事  
情。你不是專門家，所以我可以告訴你。（捫起基洛夫  
的手臂，他們一起向前走。）我們主張腦是與整個生命  
的機體密切相聯的。結果，影響腦，就能影響我們機體  
的全部過程。是的，是的。我們要通過腦膜，通過神  
經，藉這些過程來治療各種疾病。我們要專橫的干涉一  
切過程的程序。我們要強迫老年紀後退，也許還要強  
迫死亡後退。但是什麼時候——這我說不上。（奇怪的）  
也許在新的……呢，共產主義社會。（突然）爲什  
麼穿長筒靴呢？人們那時也穿長筒靴麼？

基洛夫（微笑的）：兵士的習慣吶，伊凡·彼得洛維奇。僅  
僅希冀，夢想是不能實現的。我做了不少的鬭爭。看來  
好像還要做更多的鬭爭呢。他們絕難讓我們和平的生  
活。你要到意大利去麼？

巴甫洛夫：對啦，對啦。到羅馬，去參加會議。那是，除非  
政府……

基洛夫（微笑的）：這次政府不反對，但是下一次……下一  
次斯大林同志建議選擇近一些的地方。那旅行得太遠  
啦，他說。提議在列寧格勒。像任何城市一樣好的城

市，他說，而且政府會來接你。此外，我想我們有足夠的地方。

基洛夫微笑的看看巴甫洛夫。

載着第十五次大會（譯註：即國際生理學大會）代表的無盡頭的汽車，馳過列寧格勒秋陽輝耀的街道。一九三五年八月。人羣擠在路上。歡呼，投出鮮花。科學家們的到來成爲一種科學的凱旋，一種國家的大典。

巴甫洛夫時時伸起兩隻握緊的拳頭，回答歡呼和祝賀，並用驕傲的神色看着來賓。

吊燈架的光輝的半圓圈。

人山人海。

巴甫洛夫在會議講台上。

『我們俄國生理學之父是賽青諾夫，他是讀了完全是自己的學程的第一人……』

翻譯席。巴甫洛夫的講話用各種語言從這裏廣播出去。

『我們全都是好同志……我們顯然是在爲人類合理的最後的團結而工作，但是如果戰爭爆發，人類就會成爲仇敵。戰爭，本質的是解決生活難題的野蠻方法……』

聽到大廳傳來的雷鳴掌聲。

大廳。巴甫洛夫在講台上。

『我高興我偉大祖國的政府，由於致力和平，史無前例的聲明——不要外國一寸領土！』

長時間的歡呼。德國人坐在那兒，面孔是冷淡無情的面具。日本人心亂的看著。意大利人臉上勉強的微笑。

報社打字機的急促嗒嗒聲。外國記者打出他們的標題：

『巴甫洛夫的政治演說。』

『巴甫洛夫以蘇維埃政府自豪。』

『巴甫洛夫呼籲和平。』

『巴甫洛夫被認為世界生理學家的領袖。』

克里姆林。巴甫洛夫和一羣各國的代表一起走着。

莫洛托夫招待大會代表的筵席。巴甫洛夫站起來，向他的同業說：

『你們聽到了和看到了科學在我的國家享有怎樣特殊優良的條件……我們，科學研究院的領袖們，確實是焦慮而且不安，不知能否當得起國家在我們身上化費的金錢。』

莫洛托夫：我完全相信你能夠的。

巴甫洛夫（繼續說）：你們知道，我從頭到腳是一個實驗者。我一生在實驗。我們的政府也是實驗者，但是不可比擬的高級的實驗者。我熱烈的希望活着，可以看到這個歷史的社會實驗的勝利總結。

各國代表的歡呼。像山崩的聲音一樣。

……巴甫洛夫床上的掌聲。在初冬傍晚的昏暗中，聲音慢慢消逝了。賽拉非瑪·瓦西里耶夫娜拉上窗簾。

巴甫洛夫：外面怎樣？

瓦西里耶夫娜：大風雪。雪下了三天啦！

巴甫洛夫：這是二月麼？二月有一種特別的雪。有春天的氣息。能做漂亮的雪球。拿一點進來吧。

瓦西里耶夫娜：拿什麼進來？

巴甫洛夫（明顯的揶揄着）：喏，當然是雪啦！

手裏拿着很深的一盤雪的瓦西里耶夫娜被醫生們攔住了。其中一個是賽蒙諾夫。

醫生甲：不，不，怎麼都不行。

巴甫洛夫：給我吧，來。（從妻子手裏拿過雪盤。咯咯的笑着。）盤子上的雪！好玩啊！

他兩手把二月的粘雪搓滾成雪球。用愉快的聲調自己喃喃說：

『我一生常常浴雪。從自然取得補助啊！』

鈴聲。瓦西里耶夫娜走出去。

巴甫洛夫（向醫生們）：我們俄國的風俗，主顯節這天在河上的冰窟窿裏洗一下，這也是有意思的。對於細胞是很好的震動。挺有用的事情！

瓦西里耶夫娜走回來。

『學生們的代表來啦！』

巴甫洛夫：告訴他們，親愛的，學士會員巴甫洛夫有事……  
他就要死啦！

室內受驚的沉默。巴甫洛夫瞧瞧妻子的痛苦的眼睛，又說：

『喏，喏，我不過是開玩笑。叫他們進來吧！』

賽蒙諾夫：伊凡·彼得洛維奇，我們嚴重的抗議。

巴甫洛夫：親愛的孩子，要料理善後還太早呢！我還活着，  
你知道。

三個受害的青年站在門口。

巴甫洛夫：喂？請你們進來——就進來吧！

學生們走到跟前。

巴甫洛夫：請坐。（溫和微笑的看看惶恐的青年們）我不得不躺着……不太習慣啊！工作是我的第二天性，你們知道……這沒有什麼奇怪的……以事實為基礎的邏輯的結論。和觀察……觀察，觀察的力量。（粗聲，幾乎是生氣的。）要學會幹科學的苦差事。其次——要謙虛。不管你被尊崇得多麼高，要有勇氣對自己說：『我是無知的人』。（停了一會）第三，要有熱情。（支起自己，微微向學生們斜靠過來。）要記住，科學需要人的全部生命……

他倒在枕頭上。他的思想徘徊在記憶的那個隱僻的角落呢？雪球在溶化着……

巴甫洛夫下面的話說得激憤而且苦惱：

『如果你有兩個生命，也不會叫你滿足的。』

他搖起握緊的手，讓它無可奈何的落在床上。呼吸沉重，閉了眼睛。在這短短的一剎那，他看到自己站在為建築隔音室送來捐款的學生們面前。那時也是三個。其中一個是蓬頭亂髮的高個青年。

巴甫洛夫：誰叫你們來的，先生們，我倒願意知道？

這兒也許除了賽蒙諾夫之外沒有人懂得他的意思。巴甫洛夫睜開了眼。他低聲說：

『恍惚的幻像。但是為什麼呢……』

他的眼睛遊移在學生們的臉上，好像是在尋找他的幻想的理由。於是他發現了。

『啊，你這個蓬頭亂髮的！』

神色鬆暢了的巴甫洛夫，用手指戳戳一個學生。後者相當羞愧，竭力想平整他的蓬亂的髮球。

巴甫洛夫（微笑的）：好啦，不要緊。讓它豎着吧。你是醫學生麼？

學生：是的，我快念完啦！

巴甫洛夫：好，那麼……（沉重的呼吸）病人患紐莽尼亞——或者用明白的俄國話說，肺炎。間歇性肺炎，蔓延的。受病的部位正在合併。喂，危機是什麼？

學生們沉默。

巴甫洛夫（煩惱的）：喂？

蓬髮學生（平靜的）：虛脫。

這話說得不僅是一個抽象的科學術語，而是巴甫洛夫的判決。

巴甫洛夫（愉快的）：一點不錯。你怎樣了解虛脫呢？生理學的，我的意思是生理學的。

蓬髮學生：由於血管麻痺，流到心臟去的血液減少啦！脈搏是微弱的，緩慢的。

巴甫洛夫：這樣，這樣。（他試試左手的脈搏）

蓬髮學生：平常看到的靜脈不見啦！

（巴甫洛夫暗地撫一下手）

蓬髮學生：降低的血液循環首先影響到中樞神經系統。

巴甫洛夫：對啦。好！（向賽蒙諾夫）他會學好的。

他閉目躺著。靜默。雪球溶化著。賽蒙諾夫送學生們出去。向護士耳語：

『給他氧氣！』

巴甫洛夫突然用手做了一個奇怪的動作，像要抓什麼似的。睜開眼睛。驚訝的紅着他的手。向賽蒙諾夫低聲說：

『不自覺的肌肉活動。腦膜不行啦！神經系統的虛脫開始啦，顯然的。』

瓦西里耶夫挪奔到床邊。俯在他身上。

巴甫洛夫：等一會，等一會……

他閉了眼睛，完全凝神於最後的實驗。

巴甫洛夫（喃喃的）：哦，就是這樣？……有趣啊。十分有趣呢！

雪球融化著。

哦，不，不是安息歌。生命歡躍樂調的凱歌在管絃樂中  
震蕩着。

雪球在融化……

雪很快的消融着。

春陽耀浴着學院花園。

積雪消融了，露出油黑的大地。

樹上的花蕾長大開放了，慢慢展開了初春的葉子。

瓦爾瓦拉走過花園。大理石胸像：

『侖尼·笛卡兒。』

『查理·達爾文。』

『伊凡·彼得洛維奇·巴甫洛夫。一八四九——一九  
三六。』

瓦爾瓦拉站下，很久的注視熟悉的巴甫洛夫的銅像。尼  
柯丁走來。他們一起走去，過了學院的入口，消逝了。

像座上的刻字：

『觀察，觀察，觀察。』

——伊·巴甫洛夫。

花園的樹木索索的響着。

(完)

附：介紹巴甫洛夫一生

# I·P·巴甫洛夫 弗羅洛夫教授作

——百年誕辰紀念——

## 提 綱

巴甫洛夫與革命的民主主義者：車爾尼雪夫斯基、杜布洛柳波夫、畢薩列夫對他的影響。——賽青諾夫的『腦髓反射』確定了巴甫洛夫的旨趣。——巴甫洛夫關於血液循環生理學與藥物學方面的工作。——巴甫洛夫增強心神經的發明（『巴甫洛夫神經』）。——巴甫洛夫與整個自然形態中動物構造之研究。——有名的巴甫洛夫方法——慢性漏管。——巴甫洛夫『假食』的有名實驗與隔離小胃的作業。——巴甫洛夫關於高級神經活動的學說。——巴甫洛夫關於睡眠及其治療作用的學說。——巴甫洛夫學說的重要性。——巴甫洛夫創造性的風格。——辯證法唯物論與巴甫洛夫的科學的世界觀。——巴甫洛夫學說的發展。——巴甫洛夫是蘇聯的誠懇的愛國者。

在蘇維埃科學和全世界進步學說真正引以為榮的許多天才的學者當中，I·P·巴甫洛夫要算是佔首位的一個了。

巴甫洛夫是偉大的俄羅斯的唯物論生理學家。如所周

知，生理學是生物科學中的一門。它是現代醫藥、體育及其他學科的基礎。它是由準確的試驗、實驗與客觀的觀察等方法形成的。

巴甫洛夫是卓越的學者和思想家之一，不僅衆多的科學發明，而且自然科學發展的整個時代，都是同他的名字聯繫着的。他在研究神經系統活動方面的經典著作是唯物論戰敗唯心論的最偉大的勝利。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六日廣大的蘇維埃人民將紀念這位偉大的蘇維埃學者、優秀的公民和誠摯的愛國者的百年誕辰。

I·P·巴甫洛夫是科學界偉大的革新者與革命家。巴甫洛夫是我們人民的民族的光榮。在艱苦的年代，當萬惡的敵人的獸羣打到我們社會主義祖國的首都——莫斯科的時候，斯大林同志曾在最偉大的俄羅斯人民的兒女們行列中呼着巴甫洛夫的名字，在保衛祖國戰鬥中他的榜樣鼓舞了我們的戰士們。

I·P·巴甫洛夫在一八四九年九月二十六日（舊曆十四日）生於里亞贊。他的先輩是農奴，而父親是窮苦的城郊區的神父。從小時候巴甫洛夫就喜好體力勞動和體操，同時酷愛文學。他以極大的耐心克服了神學校的功課，而偉大的自然的書籍是他的主要的精神鼓舞者。

還在小的時候，巴甫洛夫以來達到目的的巨大的頑強性，就有異於同時代的人，而一生愛好體力勞動。後來他曾經

寫信給頓巴斯的鑛工們說：『……一生中我過去和現在都喜歡智力勞動與體力勞動，尤其是對於後者更甚些。當以後獲得某些好的推論時，即把頭與手結合起來的時候，特別使我感到滿意。你們走上了這條道路——我衷心地願意你們沿着這唯一保證人類幸福的道路更向前進。』

當現在我們驚奇地回顧巴甫洛夫的精力力的時候，他把生理學提高到新的和高度的階段不禁感到智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結合在培養他的品質中表現了應有的作用。

上個世紀的六十年代的特點是俄國革命運動的高漲。赫爾岑的『鐘聲』敲響了，號召起來反抗沙皇制度。車爾尼雪夫斯基、杜布洛柳波夫、畢薩列夫的憤怒的揭發的吼聲轟動了俄國。在里亞贊，青年們像野火一樣地手裏拿着『現代』雜誌，它的論文鼓動了青年們的思想，引起了熱烈的爭辯討論。在畢薩列夫激昂的文章影響之下，青年的巴甫洛夫決定獻身自己於自然科學。他離開里亞贊神學校進了彼得堡大學。這個時候他得以讀到人類思想巨大成就之一——賽青諾夫的『腦髓反射』一書。這書在青年的巴甫洛夫的思想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經過了三十多年，能夠發現了賽青諾夫所提出的實驗問題的解決。

在大學中巴甫洛夫創造了獲得胃腺固定漏管的新方法，爲了他的工作被授以一等金質獎章。

巴甫洛夫在大學畢業後，進外科醫學研究院學習，那裏是主張生理學、理論與實際及臨床調查相一致的。研究院畢

業後，他接受邀請充當外科教授波特金外科醫院實驗室的主任。

同偉大的俄國外科學者之創造性的合作，使巴甫洛夫獲益良多。在波特金的外科醫院中巴甫洛夫完成了自己關於神經調節心臟活動的論文。巴甫洛夫第一個發現了神經是變換心臟收縮的力量，即心肌工作的特點，它的韻律沒有變化。這個新型神經影響的發明以後為巴甫洛夫的學生——奧爾伯利和斯伯蘭斯基院士所發展，並建立了關於神經系統起營養作用的學說，即調節細胞的營養。這個工作同樣是最成功的治療方法創造之一——維士涅夫斯基教授所設計的新蕊卡因閉鎖法。

巴甫洛夫又立刻回到消化器官活動規律的研究。聲名昭著的外科醫生、專心耐心的實驗家、巴甫洛夫開始縫合漏管於許多消化腺的管壁上。他尤其注意首先由莫斯科外科醫生巴索夫所發現的胃漏管。爲了獲得純的、不同食物混合的胃液，巴甫洛夫設計了隔離小胃的手術。它的實質就是在動物身上，從胃壁的一部份做成像第二個小胃一樣，它的腔用漏管同外界相通。在小胃內保持有一切腺體同神經，因此它的活動成爲大胃工作的鏡子一樣。

有名的巴甫洛夫的假食的實驗，對胃分泌刺激的機構的發現有決定的意義。特殊的手術的結果，動物的食物沒有進到胃裏，而漏到外面去了。然而同時一樣發生大量的胃液。這個實驗指出了胃液的發生是由於神經系統複雜的作用。切

斷通到胃裏的神經，假食即不刺激胃液的發生了。

巴甫洛夫以清晰而準確的實驗發明了消化腺活動的規律。這個調查研究的結果發表在有名的『主要消化腺工作講義』中，一八九七年在彼得堡出版。論到事實和創造的新穎豐富，沒有書能與它相比的。它被譯成各國的語言，並給作者獲得自然科學經典的光榮。

巴甫洛夫這個與其他的勞作，使實用醫藥學前進了大大一步。當代的一切腸胃管道的研究與治療方法，都是根據巴甫洛夫所獲得的正確輝煌的生理學材料。這個工作現由巴甫洛夫的學生拉贊柯夫及無數的同道者繼續着，還有在外科研究院的友好列波爾斯基與斯特婁耶斯柯。

在生理學上實驗科學中劃時代的外科方法的巨大成功之後，巴甫洛夫已年過六十，人會想他完全可以光榮地休息了吧。但是巴甫洛夫毫不考慮『功成身退』。新的、巨大的計劃佔據了偉大的自然科學家。巴甫洛夫開始研究高級神經活動，這是他在科學的唯物論中的主要貢獻。

巴甫洛夫過去的工作是這樣地推動了生理科學向前，以致發現了實驗的研究賽青諾夫所提出的問題的可能：頭腦是心理生活的物質基礎，而什麼是頭腦的反射呢？

這個轉變對巴甫洛夫不是偶然的，他是從他以前的一切研究活動中得出的。在研究胃液的分泌時，巴甫洛夫就發現，動物的心理，它的『強烈的食慾』，是分泌的有力因素之一。飲食上的心理東西是如此同生理東西錯綜在一起的，

所以要把它們彼此分開是不可能的。在這裏巴甫洛夫是客觀的、不偏的實驗家。

巴甫洛夫指出說：『在生理學研究中樞神經系高級部份的活動時，必須用同樣真實的方法，像研究低級部份時所用的一樣，即準確地把外界的變化與動物有機體內相適應的變化加以比較，並確立這些關係的規律』。

不管當時的唯心論心理學者是如何想的及研究了什麼，巴甫洛夫斷言，動物的一切活動，包括心理的活動在內，是合法則地進行着的；假如動物，用生物學的名詞來說，不是準確地適應外界，假如它不能高度地適應自己周圍的環境，那它遲早要停止生存的。假如動物不是趨向食物而離開它，不是躲避火而自己投到火中等等，那麼它很快就要死亡的。它應當那樣地反應於外界，以獲得自己的生存。動物的這種活動，主要地表現在肌肉的運動中，在行為之中。然而能動的反應對於生理學的研究不是十分方便的。它太複雜了，自己含有許多互相影響的肌肉的動作，它很難以計算和記錄，這時候動物反應之準確測量就必須成爲新方法的基礎了。必須找出簡單的可以精確地計算與測定的反應。

巴甫洛夫從事唾腺工作的研究，這唾腺是得自所謂消化管的『門』的。以前生理學者們研究了唾液之分離，僅是在直接吃東西的時候，正確地把它所作為反射。巴甫洛夫以精確的試驗證明，唾液不僅在餵動物的時候開始流出，而且在看見食物，嗅到食物，聽到餵狗的人的脚步聲等的時候，就

流出來。與天賦的、在食時引起唾液的反射相不同，遠隔的刺激物（看到食物，嗅到食物，脚步聲音），僅是在它們與食的過程稍微結合之後纔開始使唾液流出。這種反射不是天賦的，而是在生活過程中得來的。

巴甫洛夫因此發現了中樞神經系高級部份活動的基本規律——閉鎖或時間聯繫乃是頭腦反射之基礎。假如相同的早期的外部刺激物，同經常引起一定的本能的反射反應的刺激物相結合，那末，如巴甫洛夫所指出的，在大腦半球皮質中發生新的神經通路的閉鎖，用以鞏固訓練。這時早期的相同的外部刺激物就引起了動物的相同的反應，這種反應是以前無條件的刺激物所引起的。因此，外界的任何從前沒有差別的任何變化，按照巴甫洛夫的術語『條件刺激物』，成爲下次發生無條件刺激物之信號，而引起動物的相適應的反應。巴甫洛夫把這種現象稱之爲條件反射。

條件反射形成的『寶貴規則』的發現，把心理現象之巨大領域交給唯物論實驗家手中了。他可以組成新的條件反射，並研究其發生。他可以把各種不同的刺激物混合起來，去研究條件反射的相互作用。

巴甫洛夫指出了，高級神經活動的複雜過程，可歸結爲頭腦皮質刺激與抑制過程的運動，他指出說：『一切高級神經活動，如它在條件反射中表現的，是由經常的交替組成的，或者說的好一些，是三個基本過程——刺激、抑制與離散的平衡化』。巴甫洛夫開始計算了幾種抑制過程，進一步

他得到了結論說，它們表現着同樣的過程。以後他認定，刺激與抑制是一個神經過程的兩方面。『抑制經常隨在刺激的後面。……它在某些種類中是刺激之裏面』。這裏說明了巴甫洛夫思想的深刻，善於對高級神經活動的這些對立過程的統一達到辯證法的概括和理解。他發現了從一個過程進到另一個過程的道路，並確立了大腦半球皮質活動的一般規律。

現代的研究技術能够把伴隨神經活動的大腦半球皮質的電流過程記錄下來。李瓦諾夫初次所創造的研究，使得以探索腦髓皮質的刺激與抑制運動過程。因此，巴甫洛夫關於研究直接在腦髓皮質的物質空間過程的幻想，就實現了。

我們已經做到可以證明，條件反射的組成，也可以用在魚類身上。更進一步證明了它們存在於其他的動物身上。巴甫洛夫所發現的一切動物界主要是脊椎動物中時間聯繫原則一般生物學的意義，由此鞏固了。動物在生活過程中獲得的條件反射的總合，形成了它的生活經驗。動物的類型，它的行為的性質，是由天賦的與在外面環境影響的結果所獲得的特點積累起來的。然而巴甫洛夫把外面環境的影響放在第一位。賽青諾夫就是這樣理解這個問題的。『可以說——巴甫洛夫指出——某些條件反射，重新形成的反射——後來由遺傳性變成無條件的反射。』值得注意的，這個結論，巴甫洛夫還在一九一三年就達到了，這是與米邱林生物學關於有機體個體生活中所獲得的特徵能够遺傳的最新成就之材料，異曲同工的。巴甫洛夫並且指出了高等動物能够產生此種變化

的道路。

巴甫洛夫言論與偉大的自然改造者米邱林結論之相近，不是偶然的。他再三強調了我們自然科學所表現的巨大的先進的和進步的作用。在解決當代生物學的最緊迫的問題中，蘇維埃科學力謀以新的、合理的基礎來改造植物和動物界。

作為先進科學的代表者，巴甫洛夫不能也從來沒有停留在自己理論的狹小圈子裏，雖然這些理論是新的、獨創的與大胆的。使他永遠最感興趣的是它們的實際的價值，也就是它們所能造福人類的具體東西。人，他的健康，他的幸福，他的勞動，是這位偉大的研究者尋找的最終目的。他以特別的講義『論從動物所得的實驗材料應用於人類』，結束了他的有名的『大腦半球工作講義』。在列寧格勒附近的科勒吐西他舉辦了動物高級神經活動進化比較研究所，包括更接近人類的——猿猴在內。這個工作，現在由巴甫洛夫最親近的學生研究院院士奧爾伯利領導。

巴甫洛夫感興趣的不僅有生理學，而且有神經活動的病理學。除了實驗室的工作以外，他還領導了神經與心理外科醫院的工作，他的學生伊凡諾夫——斯模梭斯基就在這裏工作的。由於這個勞作，發現理解人的神經病發生過程的關鍵，研究了並獲得了神經治療與恢復被破壞了的平衡的方法。巴甫洛夫指出了，在中樞神經系統失效與實驗神經病時，抑制過程開始顯著佔優勢，動物陷於長期睡眠狀態，保持細胞的平靜。睡眠阻礙了中樞神經系之進一步疲勞。巴甫

洛夫得到結論說：假如使動物脫離神經病狀態，那你就需要人工地加強抑制過程並保持長期的睡眠。這個經驗輝煌地成功了，並應用於人類臨床學中。長期睡眠證明了是恢復在戰時創傷中被破壞了的神經過程之最好手段。巴甫洛夫所創造的學說，給臨床實踐帶來了豐富的果實。這個工作現在由巴甫洛夫的學生之一阿斯拉江繼續着。

腦髓皮質與內臟器官聯繫的學說，對緊迫的實踐問題之解決有不小的意義。在從前的時候，這是生理學最困難的部份。現在，巴甫洛夫的學生、研究院院士貝柯夫及其同事者，按照巴甫洛夫指示的道路，根據他所研究的條件反射的方法，獲得了大量的有趣的材料，這些材料創造了生理學的新的、蘇維埃的基礎。

在腦髓皮質刺激影響下，內臟器官活動變化的事實，由催眠狀態的實驗與暗示證實了。例如，假使催眠狀態下的人舉起重東西，而暗示他東西是輕的，對另外一個舉輕東西的人，暗示東西是重的，那末第二個人比第一個人感覺疲勞要快的多，不管他做了很少的工作。這不僅是主觀的疲勞感覺。並且可以記錄下第二個人疲勞徵兆的客觀地來到。這個試驗，是由巴甫洛夫的學生克列斯托夫尼可夫所做的。

衆所周知，還有更令人驚奇的事實，假如暗示被試驗的人，說給他的皮膚放上燒紅的錢，而實際上是放上普通的冷錢，那麼他不僅感覺到痛，好像真正的燒一樣，而且周圍的人在幾分鐘內看到，被試驗的人的皮膚上突起了特異的火燒

的水泡與紅腫。反之，假如放上熱的錢，而暗示是冷的，那末被試驗的人完全不感覺痛疼，而局部的反應比平常小的多。在催眠狀態下施行外科手術的方法、無痛分娩，即以此為根據的。

這些事實對於營養問題的正確解決，對於勞動與生活狀況的組織，對於我們一切生活，有巨大的意義。作為高級生物的人，不僅是生物的，而首先是社會的存在物，社會的環境，社會的活動是生活中的決定因素。偉大的巴甫洛夫的學說與蘇維埃學者對他的勞作之繼承，幫助理解，在有機體的物質生活中，道德的因素可用什麼方法革新。

一個人在其生活過程中，研究了這麼多的問題，可以說是難以置信的。巴甫洛夫雖有天才，但是他如果是個孤獨的學者，那末他就不能精通這麼大範圍的問題。而巴甫洛夫首先就是大的有創造性的集團之一的領導者。為巴甫洛夫的天才的火炬所吸引，為發展祖國科學的熱望所鼓舞，青年學者們從我們廣大祖國的各地湧入巴甫洛夫的實驗室。巴甫洛夫是這個大集團的靈魂。他善於把工作組織得如此完善，以致每個同事者可以有目的地正確地完成總的任務。

巴甫洛夫是蘇維埃生理學之父，它的『第一個元帥』。只有由於蘇維埃社會主義的制度，巴甫洛夫的學說纔能產生這樣豐富的果實。在一九二一年，內戰結束以後的艱苦日子，那時每一克麵包，每一塊金屬，燃料，都要計較，列寧簽署了蘇維埃人民委員會的特別指令，要用一切方法幫助巴

甫洛夫實驗室的工作。斯大林本人對於祖國科學的發展會有如何巨大的關心和注意，這是衆所周知的。例如，在革命以前，僅賴私人捐助的款項，建築了一所實驗室，但是在蘇維埃政權之下，在列寧格勒附近的科勒吐西（現在的巴甫洛夫鎮）建設了一所完整的科學的城市——『條件反射的首都』——，它是按照最新的科學與技術裝備的。巴甫洛夫對參加第十五屆國際生理學大會的人們說過：『在我們國家內對科學是寬宏的。我們科學機關的領導者，感覺惶恐與不安的是：我們能否對得起政府給予我們的一切款項。』

由於巴甫洛夫與他的學生的工作，我們祖國的生理學把外國的科學遠遠地丟在後面。在一九三五年在列寧格勒所舉行的第十五屆國際生理學大會上，巴甫洛夫被一致地承認為『世界生理學的老前輩』。今天資本主義國家的某些『學者』企圖降低偉大的巴甫洛夫和他的學說的作用，並且中傷他，那是很可鄙的。這種企圖，近來在美國文化界中特別加強了，那裏正在進行的誹謗運動，目的是在『顛倒黑白』，並且證明，關於條件反射的偉大學說，好像不是俄國的科學，不是巴甫洛夫創造的，而是他們，美國人創造的。富爾通·列什里及其他等人就是幹這些勾當的。想在這個重大問題上，損害我們科學威信的企圖，引起了我們的正當的憤怒。

有那麼一批資產階級的『批評家』，他們在口頭上承認巴甫洛夫的權威，企圖閹割他的學說的實質，硬說這個學說不能使我們理解心理的活動，好像心理東西一般地是不可知

的。這種反駁不是新的。巴甫洛夫的學說在自己發展的過程中，經常地是在同唯心論的無情鬭爭爲自己打開道路的。巴甫洛夫學說的精神本身是深刻地革命的，它摧毀了一切唯心論的主要根基。

因此，各色各樣的反動派與唯心論者，都是瘋狂地攻擊巴甫洛夫的。在當代的社會裏科學是有黨性的。反對巴甫洛夫學說，企圖降低它，中傷誹謗，使它庸俗化的正是反動的帝國主義『科學』的代表們。然而，不管這些企圖，偉大的巴甫洛夫學說之真理，勝利地越過一切國界在前進着，在世界各國找到了無數的擁護者。

反動派還憎恨巴甫洛夫，因爲他是偉大的俄國的愛國主義者。他誠摯地熱愛偉大的俄國人民，並以自己的一切力量，一切思想爲她服務。在我們祖國艱苦的日子，美國資本家給他各種好處邀請他到外國去，他憤怒地拒絕了這個提議。

在一九三五年巴甫洛夫寫道：『不論我做什麼，我總是想着，盡我的一切力量爲我的祖國服務。』『在我的祖國，現在正進行着巨大的社會改革。富人與窮人之間的野蠻的鴻溝消滅了。我願意活下去，直到看見這種社會改革的最後結果爲止。』

巴甫洛夫忠實地並且直到自己活的最後一天，都擁護祖國人民的建設新社會的英雄的勞動。在第十五屆國際生理學大會開幕的演說辭中，巴甫洛夫憤怒地揭發了準備新戰爭的

法西斯侵略者。他說：『我很欣慰的，是我的強大祖國之政府，爲和平而奮鬥，在歷史上第一次宣佈了：「不要別人的一寸地」。』

巴甫洛夫對蘇維埃科學的關係是值得注意的。巴甫洛夫在一九三五年八月間答覆訪問自己故鄉里亞贊的歡迎會上說：『從前的科學是脫離生活的，脫離人民的，而今天我看到另一種情況：全體人民尊敬與重視科學——這是領導我們祖國的政府的功績。』

最偉大的學者，在科學界中劃時代的巴甫洛夫，在自己活的最後一天，還擬定了新的、巨大的工作計劃。一切對他來說，似乎做的太少了。

『記着，——他給蘇維埃青年們的信中說——科學要求人的全部生命。科學要求人要有極高的熱情和最大的努力。假若你有兩倍的生命，仍舊是不够用的。……認清楚蘇維埃祖國對於科學的偉大的期待和希望吧……』。

向青年們說的這些熱誠的字句，是這位偉大的學者的遺產。

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七日巴甫洛夫逝世了，而他的鼓舞我們學者的科學思想是永存的。他所創造的事業發展着加強着。蘇維埃生理學，不倦地向前進，成了世界上真正先進的和領導的科學。巴甫洛夫的名字是爲蘇聯每個公民所親密的和敬重的。巴甫洛夫所引起的偉大而豐富的科學思想運動，他所產生的思想之洪流是不能停止的。巴甫洛夫關於腦髓活

動規律的明確而偉大的用唯物論說明的學說，對於現在和將來一代的人們的世界觀之形成，在現在和將來將都有巨大的意義。

（張震寰譯自蘇聯『科學與生活』雜誌，一九四九年第六期）



JAN. 4 1950

E. C. M.

# 巴甫洛夫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出版•

印行者 東北新華書店

譯者 于 敏

著者 M·巴拔娃

1—5,000 (D)

基本定價：365元